

布ノ我ヲ愛スルノ私恩ニ報スルニ非ス國家ノ禍害ヲ除クナリ而政府ノ内ヘ分毫ニテモ波及シテハ小生
 豈天地ニ對シ面目アラシヤ小生モ兼テ人ヲ不忠トカ不義トカ大分ニ罵リ置タレハ無レ據モ此度ハ一身
 ナテ國難ニ代ラテハナラヌ事疾ニ落着仕居ル也、此趣行府ヘモ御申遣奉レ頼候 五月十四夜

(品川彌二郎上木幽室文稿に據る 校合濟)

(編者附載)

擬徐公菜圖三字經 安政六年四月廿八日

民不可有此色

保

儉則不費身

與

忍則不爭家

之

勤則不墮道

也

士不可無此味



(鴻鶴志末尾の文参照)

明徐九經爲三旬容令、治行爲三天下第一、歷三九載遷官、將治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
 觴炙、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毋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淚
 曰、毋以訓而費、唯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墮、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九經生平不嗜肉

食、唯噉菜佐脫粟、嘗圖二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_レ此色、士不可無_レ此味、至_レ是、父老刻_レ公所_レ画菜、而書_レ勤儉忍於上、曰_レ徐公三字經、其後九經致仕、臥_レ貴溪山中二十二年、至_レ年八十五卒、九經、李氏續藏書郡縣名臣有_レ傳、文多、不能_レ悉錄、摘要如_レ右、

(東京市玉木正之氏藏、校合濟堂)

(松陰自跋)

戊午己未兩稿共六卷、猛士可_レ罪處全在_レ于此、其可_レ功處亦全在_レ于此、頃子德寄_レ示清何義門行狀、有_レ言、義門之繫_レ獄、門人某妄火_レ其書、吾讀_レ之泣下、此六卷、附_レ思父_レ密藏_レ之、思父蓋不_レ火也、若_レ其功罪、待_レ猛士骨冷、然後斷者出也、

五月十八日

二十一回猛士誌

(入江弘致跋)

右文稿一冊、爲_レ品川思父_レ騰寫焉、余以_レ今春二月_レ投_レ揚屋、爾來思父獨爲_レ余盡_レ力、慰_レ安老母、周_レ旋於松陰師之間、且坐_レ獄得_レ不_レ乏_レ于書、皆其往來借返之力也、然思父少年、學問勉強正其時、而余妨_レ其日力之暇、既不_レ少、余將_レ何以酬_レ之、於是余需_レ取此冊、爲_レ寫_レ之、以少贍_レ其讀書之暇、誠瓊瑤木桃之意耳、而其友義則余深感焉、後來不_レ敢忘_レ矣、此冊思父其藏_レ之、己未十月十八日、江致書、時坐_レ揚屋第九舍、此一冊亦爲_レ思父周旋之辱、吾欲_レ少酬_レ其力_レ而寫_レ之、思父其藏_レ之、以爲_レ他年不_レ相忘_レ之種_レ也、安政七年庚申正月廿六日書_レ于揚屋第九舍、入江致、

(右二篇品川本校合濟堂)

(三條實美題辭)

襟學猛氣

援吉田松陰自贊語以代題詞、

明治己卯九月

實美

(毛利元德題辭)

死生久齊

右松陰居士自贊中之語

明治十二年九月

從二位

元德題

(鳥尾敬孝序)

吉田義卿慷慨之士也、深愛世之衰運、主張正論、不顧成敗、屢犯危難、以身殉國、噫天之未喪人、國必有感其時而生者焉、生而不合于世、則死而合于道、若孔孟之賢而老死於道途、不足異也、蓋人有病、而後藥石出焉、國有大難、而後聖賢生焉、聖賢者天下之藥石也、其以身殉國、固其分耳、雖然病入膏肓、則百藥無効、禍在蕭牆、則忠言不用、是豈特聖賢之不幸哉、抑亦天下之不幸也、今夫三尺童子、尙能知愛其飢

渴矣、在位之人而不肯愛其亂與亡、有他人愛其愛者、捕而殺之、是誠何心也、欲其國不亡得乎、霸府之末路是也、讀斯書者、其亦可以鑒矣、

明治十二年庚辰夏五月

鳥尾敬孝撰

(野村靖序)

嗚呼、余詎忍序先師吉田先生之遺稿乎、當德川幕府之末、先師夙慨名分大義之不明、單身仗劍、奔走東西、欲以三言論振起一世、事涉嫌疑、繫于獄、先師益勵志不屈、獄中作書、淳々鼓舞後進、其再就逮也、手書至誠二字、以示意、又法庭切論天下之大計、欲使幕府有所感悟、遂以是被殺、事在二十年前、余至今每思之、未嘗不悲憤大息歔噓流涕也、頃者、友人品川思甫彙先師之遺文以刻之、徵序于余曰、子之與吾受先師之眷愛殊深矣、子於此舉、其可不一言乎、嗚呼余詎忍序先師之遺稿乎、且先師之行事、炳乎如日星麗于天、鬱乎如河嶽之流峙、固非待於區々文章而傳者也、又何待於余序乎、雖然、王室中興、十三年于今、諸政維新、其間翊贊大業者、我長藩之士、概皆出於先師之門、而諸藩之士、亦莫非聞先師之風而起者、先師雖生不能達其志、而忠誠之氣、充塞于天地者、浩然不熄、明治中興之所基、蓋先師之力居多焉、先師有知、亦可以瞑矣、今思甫梓其遺稿、公之于世、使後進之士咸知節義之可勵、忠孝之可勤、其有補於名教、豈尠少也哉、是余之所以忍而序也、明治十四年辛巳二月

己未文稿

三七七

門人 野邨靖序并書

(右四篇品川本校合濟覽)

(野村素介書後)

書幽室文稿後

松陰吉田先生生前所著幽室文稿、自戊午至己未共六卷、當時國事多艱、故慷慨悲憤之氣、湧出于肝腦中、而成斯篇也、頃者、思父品川君欲梓以公諸世焉、先生自跋有云、清何義門之繫獄、門人火其書、如思父必不火也、則君此舉、可謂不虛先生之言矣、顧門人火義門之書、蓋亦有出于不得已者、其志可悲耳、今會盛明之世、公刻無所忌、非復與義門同日之論也、抑致此盛明者、亦得無非先生慷慨悲憤之所胚胎乎、呼使先生知此舉、則當含笑而瞑也矣、

明治十二年八月

野邨素謹識

(品川彌二郎序)

嗚呼此先師松陰先生幽室文稿也、(品川日改)致安忍序之、初師之下獄也、致竊往訪之、師執予手、取文稿於懷、授之曰、吾一生功罪斷按、在是書、汝謹藏之、他日必有知我者矣、致泣而受之、蓋德川氏末世、風俗奢靡、士氣

不振、加以西舶出沒邊海、廟謨不臧、人懷疑懼、當是時、先生獨以下挽回衰運、振蕩一世為己任、遇事直言不諱、以此為當路所忌、遂罹吏議、然其言論行事、既已聳動天下之心、志士仁人相踵并起、蓋先生死、而德川氏亦燬矣、先生志存經綸、其文直抒胸臆、不事彫蟲篆刻術才弄巧、而讀者感稱歎惋不能已、其詩特發乎忠厚之餘、憂而弗哀、怨而弗怒、非徒悲歌慷慨以售虛聲者比、嗚呼先生逝矣、其言論不可得而聞、賴有是稿、畢生精神所注、其氣節可以見焉、其忠厚可以想焉、凡其人亡、觀遺物而追慕欽仰、乃人之常情也、况先師手澤所存、安得不對此愴然而悲、肅然而畏、致既喜先生雖死而遺烈及乎人者多、而又恐其言論或經久堙滅、今茲春、校訂以付剗剛氏、頌之同志者云爾、

明治庚辰春

品川致

(國重正文後序)

思甫品川君輯其師松陰先生詩歌雜文若干首、以為六卷、偏乞題跋於同門士、終及余、余竊謂先生以慷慨氣節振蕩一世、史氏既傳其事、炳然簡冊、乃如先生者、(必須力)不須必文章以謀不朽也、而君今有此舉者何也、願余少時從先生受史漢、讀至其係成敗利鈍者、先生輒展開沿革圖、指說之、其所言皆親切著明、而感慨時事之意、勃々溢于口舌間、蓋有所激乃爾、今也其人亡矣、悲夫、抑讀其傳、想其人、况讀其自寫胸臆者、嚮往之心、為何如也、乃知君之此舉、非欲特為先生謀不朽、而其心誠出于希慕先生之深也、嗚呼余雖

己未文稿

三七九

已未文稿

三八〇

不肖、亦辱先生之知者、今幸獲附名其文字中、不亦榮乎、因不辭不文、而叙之如此、

明治十三年十一月下澣并書於京都一條橋之寓居

半山國重正文

(右三篇品川本校合濟)

孫子評註

解題并凡例

一、現今孫子評註の原本と認むべきものは數種ある。

1. 神庫本 萩市松陰神社所藏の「孫子素本」と名づくるもので、家兄杉梅太郎筆孫子正文に、處々松陰の傍註を施したものである、一見頗る簡單なもので、卷尾に丁巳九月十五日記載の跋文がある、これも後年訂正の文と比較するに、大體は相似て居るが、いかにも最初の草案らしい所がある、思ふにこの書は、最初の講義に使用したるもので、孫子評註再跋に所謂、傍注正文簡略粗脱、無足觀者、棄擲故篋、不復顧矣、と稱するものであらう、なほ後乃分_三析正文、挿以_三評註、の爲に使用した原稿らしいものが、東京の吉田家に一葉と、萩の松陰神社に二葉あるが、全く反故紙の類にして、當時苦心の跡を窺ふに足るも、元より原本と稱するには足らぬ、

2. 福本本 神戸市福本義亮氏所藏のもので、齋藤榮藏の筆寫したるものである、恐らくは再跋に、後乃分_三析正文、挿以_三評註、如_三是書樣、至_三戊午八月_一成、と稱するもの、初稿の筆寫であらう、内容より察するに、久保本の原文に酷似すれども、又同じからざる點もある、惜むらくは軍爭篇以下は缺けて居る、

3. 久保本 東京市久保清一氏所藏のもので、本文の大部は松陰自筆なるも、門弟の筆も混入して居る、内容は右福本本に類似したるものを原文とし、これを又加除訂正したるもので、本文の終りに、戊午八月念_三錄と記し、再之を抹殺せるは、一旦此日に稿を終りたるも、其後尙筆を加へたからであらう、安政六年五月、松陰これを久

保氏に贈るに際して、顧此初稿塗抹滿紙、往々不可誦通、是宜破棄歸之烏有可、然輯而觀之、亦不_レ免_二雞肋之志、遂命_レ工綴束爲_レ冊、寄_三久保_二藏_レ之、其改本別存云、と即この本である、

4. 久坂本 萩市松陰神社所藏のもので、安政六年四五月頃、松陰自ら右久保本につき淨書したるもので、右に所謂改本これである、但其内容は、修正文の字句配置等多少變更したる箇處もある、全部整頓して頗る謹嚴なれども、往々脱漏の個所があり、又再跋が缺けて居る、松陰東行の際、久坂に贈りしものなる事、表紙の久坂書により明かである、用紙は當時松下村塾にて使用せし罨紙を用る、すべて六十八枚を二冊とし、表紙は久坂の筆で、孫子評註乾・坤と書してある、明治時代に、乃木將軍がこれを寫真銅板に附して、同好者間に配布した事があり、又海軍大學校ではこれを活版本となし、學生の教科用書としたる事がある、

5. 妻木本 東京市妻木忠太氏所藏のもので、原文は門弟數名が、安政五六年頃、久保本類似のものによりて筆寫したるものを、同安政六年五月上旬、松陰自ら加筆訂正したるものである、跋文は二種共松陰の自筆にして、再跋の日附五月十日より察するに、松陰が孫子評註に筆を加へたのはこれが最後であつたらう、

6. 文久本 文久三年松下村塾より出版せし木版本にして、門人中谷實之(正亮)・久保久清(清太郎)兩氏の校正したるものである、思ふにこの兩人は、親しく松陰の講義に列せしものであるから、記憶尙新なるこの頃に、或種原本を根據とし、又各自の記憶を參考として版刻したるものであらう、故に前記諸本に次いで重要なものである、只最も不思議なるは、この版本の原本が前掲四種の何れでもないらしい事である、

二、今回の編纂に當りては、久坂本を以て最も信頼するに足るものと認め、専らこれに據り、尙足らざる處は他の諸本により補つた、尤も其採用順序は概ね久保本・妻木本・神庫本・福本本・文久本とした、

三、成るべく松陰流の讀方を保存する爲に、句讀訓点は概ね久坂本の松陰筆によつたが、訓點は同本軍形第四の中頃以下はつて居ないから、其後は専ら文久本によつた、然しそれは、果して全部松陰流であるかは保證の限ではない、何となれば、兩本前半の訓點や全部の句讀點を比較するに、必ずしも一致せざる處があるからである、

(委員 廣瀬豊)

先師將東出此冊為訣乃先師之遺著而所自筆自句
讀者豈得不十襲深藏哉

庚申二月

門人日下誠誌

孫子評註

乾

孫子評註

孫子篇卷異同、及孫武能言、而不能行、古人論之盡矣、而非說孫子之所先也、唯是十三篇書、讀之得意、取之逢原、斯可焉已、

(山陰蔡行)先師云、始計用間、知已知彼、知地知天之綱領、軍旅之事、件々不外于此、作戰謀攻、可通說、形勢虛實、一串、爭變行軍、一串、地形九地、一意、火攻、一意、始計用間、首尾有率然之勢、(松陰)寅案、古人著書、自有部法、故易有序卦、說文有部叙、(久保本)徐楚金近觀語孟、亦皆如此、

始計第一

始計、未戰而廟筭也、校之以計、即其事也、

前人多謂、古書篇目、率係後人所定、今覺其信然、而其所以名、或徒摘篇首數字、或明取篇中要言、或暗含篇中意、此篇、本唯計篇、是明取者、又加始字、是暗含未戰意、與語孟篇目異矣、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開口一語、冒十三篇而有餘、先師曾以千歲不易格言評之、旨哉、兵、是軍旅之事、死生存亡、乃所以為大

事之故、諸說多然、勿須異說、地、是所在、道、是所由、察字、虛揭下經校佐三字、全篇骨子、在于此字、故經之以五事、

是計本、非計也、

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隨便、先挾此句、為下段張本、計不言七、加而索其情四字、文亦有變化、

一日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始計文、假為經傳一看、是其經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

傳文、大者三處、文法皆變、道字、不甚說破、却於行軍地形九地諸篇講之、文乃不淺不雜、是此老老成處、

令字、貫到也字、方有作用、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天字、火攻篇、見其一班、陰陽、其虛者、寒暑、其實者、時制、如三時中時措時習字例、隨時制宜也、先師云、

制一字、用天極法、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地之所重、在死生二字、○經、是平素事、天地之為經、粗心者、或不察焉、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太公論將、先勇、而孫子先智、吳子云、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又太公言忠、而孫子言嚴、々、是莊重不可犯、孫子持論、全在于此、故篇々見此意、而史遷傳孫武、獨論斬姬一事、殊不及其他、可謂洞識矣、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張賁云、部曲有制、分官有道、使各主其用、按、主用、主實用也、曲制、官道、何國無有、特患其為空

文耳、○地字、明於地形九地二篇、詳說之、而法則具于軍形兵勢、道與將、在其中矣、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莫、無者也、知、即王守仁所謂、知州知縣之知、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是所謂計、而此一段、是一篇主意、○計與五事、唯是同意、而又未嘗相犯、但五事、道法最重、計則主將最

重、至將聽吾計以下、專以將為重、看他言各有當焉、

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

五事、不露主字、至是點出、與將對、約智信五字、為一能字、將者、大將也、他皆倣之、

天地孰得、法令孰行、

合天地為一、陪法以令、以相對、

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

兵衆，士卒，賞罰，是陪說主將，吾以此，結束語。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是自一段，以將為重，諸稱吾者，孫子自吾也，觀其立言，譬如齊威以田忌為將，而孫臏為之師，用之，用兵也，留去，言用捨也，當是時，田忌之用捨，在孫師言下，噫，可畏哉，非此何以為孫武，計利，以聽。

四字，順承上兩項，利，即知勝負矣，聽，即聽吾計，乃為之勢，以佐其外，

庸筭，內也，故戰地謂之外，○孫子論兵，活潑々地，誰能及此，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是傳文小者，逐便，括上起下，而字轉旋，妙々，袁了凡曰，經權二字，一篇眼骨，余謂，計字，根經入權，因利制權，是非勢，所以為勢之故耳，合攷兵勢篇，可見矣，下文，詭道十有四目者，即是物，兵者，詭道也，

是計用，亦非計也，此句，是經，十四目，是傳，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

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

能，即將孰有能之能，先從將能說下，十四事，皆是將事，並就計利以聽上立言，能而，用而，近而，遠而，實而，強而，佚而，親而之而，皆則也，利而，亂而，怒而，卑而之而皆以也，之字，皆斥敵，怒，我示怒也，卑，我示卑也，○實備強避，孫子慣手段，深知此理者，如楠河內，及吾（毛利元就）洞春公，世不多有焉，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對仗為結，使人不覺，上文之字，此代以其字，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之勝，猶言所以勝，語勢少頓，傳，曹操曰，猶洩也，杜牧曰，言也，皆得之矣，深味此字，然後益知為勢，佐外之所以為活潑々地矣，而文之撇開，非夷所思，

夫未戰而庸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庸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於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未戰，即篇目始字，換計為筭，悠然歸入本意，勝負見矣，與知勝負矣照應，讀至高末，然後回顧五事，方始著實，蓋欲筭之多，莫如經以五事，○五事以經諸內，計以校諸外，詭道以佐諸外，此篇，不特十三篇總括，乃天下古今之事，孰出其範圍者，如大學一書，亦唯道字註解，孫武立言，雖未必然，讀書須如是觀，

作戰第二

作戰，即用戰也，此篇，孫文之稍虛者，○註家多言，作戰篇，不貴為客且久，是耳食者，曾不誦孫子也，衛公云，有變客為主，變主為客，可謂破的矣，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

饋糧下，或有則字，語勢險急，恐不着得此字，十萬千里，通貫全篇，內外之費，

此句，領下三句，內，謂國中，外，謂軍所，下段軍費，多分內外而言，此句，又足以領之，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然後二字，見極重之意，其用戰也勝，

用戰，即作戰，勝字，接始計篇來，○俗人以勝，為絕大事，而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吳子曰，五勝者禍，四勝者弊，此處亦應作如是觀，

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三句，句法錯落，而以則字齊之，

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智者，即下智將，及知兵之將，是也，在後則不能善，在先則民可生，國家可安，是一篇針線，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

無謀武進，或有勝於好謀少斷者，點拙速二字，以假為真，孫文巧於眩人處，兵之情主速，不疾戰則亡，而輜輜距堙，三月攻城，為下策，兵法固有之，亦在用之何如焉耳，

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約三句為一句，粗改數字，以則斡旋，以下層々轉折，一矣，二也，頓挫得尺，使入凜々以久為戒，然是特以尋常兵畧言，非至論也，且看下段分解，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知害知利二句，結上起下，立柱分應法，是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

一舉則勝，兵不待再籍也，出則載之，歸則逐焉，如是便了，糧不待三載也，此篇數字，皆用得不汎，取用於國，因糧於敵，

大議論，唯用八字，用，資用也，資用輕而易致，故取諸國，散資用，收糧食，自有深謀存焉，以因糧，專為侵掠者，淺于兵矣，

故軍食可足也、

軍食可足也、一句乃了、不復縱論、灰蛇草線、作法奇眩、軍食足、則雖久不待三載、其戰必合利而動、不殺士卒、故不待再籍、取用因糧、功效如是、是孫子本色議論、國之貧於師者、遠輸、々々則百姓貧、

又說尋常兵畧一番、自上軍食、拈出遠輸、文反不與前犯、近於師者、貴賣、々々則百姓財竭、々々則急於丘役、

財竭、即貧、但百姓貧、是國內民貧也、百姓財竭、是軍所士卒財竭也、曰貧、曰竭、字各有當、稍變句法、粗用對偶、乃安財足則急一句以結之、

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失其七、

中原中國也、自吳國斥齊晉、物茂卿言之、力屈、直承急於丘役、財殫、超接貧竭、中原為句、直承近於師云々、內虛於家句、超接下貧於師云々、一字一句、下得不苟、

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

公家之費、百姓之費、迭置首尾、章法長短不同、而同以十去句整之、去七去六重百姓而言、非互文也、故智將務食於敵、

智將、即上善用兵者、但彼畧而此詳、文乃不復、食字活說、與下食敵之食同、

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芻稈一石、當吾二十石、

此篇、多以筭數言、食一當二十、是遙照千里、頗似所謂筭博士、然兵家切要則在焉、故殺敵者、怒也、

此句、唯以起下句、無有意義、猶詩所謂興、然於兵理則然、取敵之利者、貨也、

怒可以殺敵、私忿公怒、皆自可用、用之存于將、貨可以取利、利是食敵、然非營食敵而已、乘車養卒、是類何限、取之在貨、々兼下賞養而言、

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兵家貴先、無適不然、兵機所在、宜注意焉、

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或雜乘、散置諸軍、或專乘、獨任先鋒、皆可、余謂、奪洋艦雜乘法、最妙、

卒善而養之、善養、最有術、

是謂勝敵而益強、

一句反應、言已勝益強、不營不患鈍挫屈殫也、

善用兵者，未必不可戰，而所以以屈之，則非戰也，未必不可攻，而所以以拔之，則非攻也，未必不可久而其所以毀之，則非久也，然則何如，且誦下句，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

全字三出，各有其所當，全國，是期待，以全，是籌畫，可全，是効驗，其實一也，伐謀而已，此謀攻之法也。

此謀攻之法也一段，講上伐謀，伐交在其中，故用兵之法。

法，是常法，權，因利而制者，何其可常，圍攻分戰，能逃能避，(註)注家喋々辨說，非不當也，要不解法字，曹獨得之，其十圍說，則自道者，分別見之，可也。

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

逃，或作守，守則似死，逃則似活，

不若則能避之，

之字，上下四者，斥敵，中二者，自斥，隨文解之，不必拘三能字，勿徒視，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堅，固也，猶意必固我也，善用兵者，蓋有如大人不必信不必果，唯義之從也，大敵之擒也一段，講上

伐兵，伐謀，伐交，或弱焉者，伐兵以足之，然亦不外于伐謀，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困之，攻之，分之，戰之，逃之，避之，顧非將事乎，圍攻分戰，猶之可，逃之，避之，雖明主，不得

不疑，形跡莫測，讒間乘之，市有虎，參殺人，當是時，將與主相覺隙，國弱其謂何，其極亦為敵擒而

已，輔，車兩旁夾木也，是有功於車，而可解脫之物，故於將極切，周隙，輔與車周隙也，皆象主與將，極切，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一本，君軍易位，一句則通，然君字貫一段，故君上軍下為勝，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糜軍，

此不知，是君不知，下二不知，乃同者不知，語似少異，而意則皆歸于君矣，糜，御也，無以尚焉，吾乃

以傀儡解之，人皆解願，

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使不知三軍之事權者，參同三軍之政任，則軍士疑惑矣，事，是常事，故以政對，權，是權變，故以任對，

意同而語有淺深耳，

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

約上二節為一句，以三則字轉旋，轉卸常法，孫子動輒曰，諸侯々々，當時事情可想，

是謂亂軍引勝。」

勝字、軍形篇、可勝不可勝字例、正同、故引敵之勝我云者、可從、故知勝有五、

知勝、先知必勝也、

知下可以與戰不可與戰者、勝、

以、以己軍也、與、與彼軍也、以我輔周之軍、伐彼之謀交兵城、可則戰、不可則止、所以勝也、識衆寡之用者、勝、

衆有衆用、寡有寡用、觀於十圍五攻云々、亦可見、

上下同欲者、勝、

同欲、即同意也、但始計以主言、此以將言、而將固不外于主、是在言外、

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能字、括上四句、此句法極工、亦詭道攻出二句法、而此更活、

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是謂亂軍引勝一段、知負之道也、正與此段對、知負知勝、然後謀可伐也、交可伐也、兵可伐也、而城亦可攻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前半篇、伐謀伐交伐兵攻城、事皆與敵閔、故以知彼結之、後半篇、三負五勝、事皆在自為、故以知己(文久本)結之、三句用韻、反復嘆詠、結法如不甚緊、而其實極緊、

軍形第四

軍形者、軍之定形也、篇中所謂、修道保法、是其物、反脫道字、說法、法即兵法云々、是也、孫子慮說者視以為淺易、故虛聲恐喝、作三篇文字、而註家皆為其所眩焉、孫子而有知、應大笑吾計偶當於地下也、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

王皙曰、不可勝者、修道保法也、得之、

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

虛美曰、勝可為也、而此曰不可為者、是以軍定形言、與彼待敵致人云者、立意自別、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

守、亦道法而已、更無他說焉、曹說過巧、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唐太宗曰，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嗚呼，盡之矣，曹公註，不可勝者，守也，為藏形也，吾謂，宜移為不足之解，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向賓卿以虛實篇，備人，使人備己解之，余時拍手稱妙，今復而思，遂不如太宗說之美，蓋攻守皆兵法，與備人備己不同，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九天九地，唯言其高深，其語則出遁甲云，不足有餘，藏地動天，非有二致，特高深其言，使人不能捉摸焉耳，

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一段，攻守雙闕，句々對待，而守是形，攻是勢，可知形勢二者，欲分不得焉，結末，假勢明形，亦何得已，
(以下訓點概依文久本による)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以下，至勝已敗者也，為二段，單言易勝也，註家多不解此句，枉作奧妙說話，殊不知，修道保法，平々易々，衆人不察焉，是足以過其所知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

解得此二句，則下秋毫日月雷霆三句，為易勝之謂，不待辯矣，註家多失之，何也，

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

勝於易勝，不為智勇，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志，不志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

善戰，易勝，不志，措勝，皆道法之効也，廊廟原野，到處並是，此段，言易勝，已敗二字，隱々起下段，而不現敵字，最妙，

故善戰者，立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又雙言攻守，與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繳應，但不不可勝為不敗，可勝為敗，待為不失，語勢更活，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先勝後戰，與勝已敗何異，以兩節括兩段，然後入本意，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道法，始計五事之二，二者，闕一不可，前面皆虛，至是方僅見把柄，能為勝敗之政，則勝實非不可為也，此段，承上起下，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

道說，前後諸篇具矣，況道則無所不在焉，故獨講法，法者，曲制官道，有未盡者，故復論五事，所謂軍

形，正在此，陣法、營法、築城、宰國，均此法也，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

譬之大八洲之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二百里，爰容億兆生靈，爰置二百六十大小名，今特就東藩言之，執政在內，大小名輻湊，雖有加薩仙臺諸大藩，不至偏重，若貫之以道，勝乃自生，量，猶大極，數，猶儀象卦爻，人或疑量數之別，故言之，稱，併權地與人，韓信握奇經解云，虛實二壘，是也，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

度量數稱，匯一勝字，一轉為三勝兵，前稱字，是自稱吾地人，此稱，是稱彼我輕重，勿拘而視之，故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積水，是形，若決，是勢，孫子論形至矣，猶慮其一定，不見轉化活動之機，乃假勢明形，且為下篇張本，如謂，是勢也，而其所由者，形而已矣，諸葛武侯出師渭南，以容司馬懿，蓋深得力于此篇也，宋陳同甫有武侯論，快甚，可以註此篇矣，

兵勢第五

勢，是形動，形，是勢靜，配形曰軍，配勢曰兵，不必甚拘，但軍即軍旅，兵則把兵以戰，亦不無動靜，然以戰，非軍旅不得，軍旅，非以戰無為，別而言之，浪戰亂軍之所由生，故略言之，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數，是度量數稱之數，下文，治亂數也，亦是如是看，分字自輕，分則有數耳，曹公部曲為分，什伍為數，是蓋以多少為別，亦通，

闔衆如闔寡，形名，是也，

將言勢，先自形說起，使衆無禁亂者，唯分數，使衆能奮闔者，唯形名，治闔，亦自做動靜看，兵家皆言，金鼓旌旗，所以進退，分合人之具也，而孫子獨言闔，可知旌旗之形，金鼓之名，假聲借勢，以助奮闔者，非有甚煩雜制度，煩雜制度，皆口舌擊虜之為耳，余幼時讀此得之，今特揭焉，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王皙以必為畢，為是，吾以率然解此句，妙在必字，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

李筌曰，礮實，卵虛，以實擊虛，其勢易也，可謂善解譬喻已，所，指國，指軍，指城，指地，古書字例可見，張預曰，夫合軍聚衆，先定分數，分數明，然後習形名，形名正，然後分奇正，奇正審，然後虛實可見矣，四事所以次序也，吾謂，受敵無敗，與以礮投卵，自做動靜看，亦與上治闔同，蓋有分數矣，然後有形名，二者具矣，然後有奇正，三者備矣，然後能實矣，然後可以擊虛，虛實在終，與上三者，語勢稍別，三者專以形言，虛實則以勢言，四事次序，張預猶粗，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四事中，獨擢奇正，反復言之，其實，三事皆不離得，上奇正，就靜而言，此就動而言，觀三以字，故善出奇者。

前後皆並言奇正，此單言奇，又以出為言，極有著落，蓋兵家之務，在善出奇，善出奇，正在其中，或作出兵，或為闕文，可發一嘆。

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

海，一作河，滔々不竭，似於河更切。

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

唯奇正似之矣。○善出奇者，至此，語勢一貫，以下一轉，至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奇正相生，是衆人所觀，其實在善出奇哉，此再照窮矣。○九戰至此一段，只是鋪暢首句，游行養勢，如鷲鳥戢翼，如猛獸伏形，亦兵法。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鷲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

水之至柔，與石之剛且重，如非所敵也，然其激之疾，至於漂石，况鷲鳥之悍，於叢爵林鳩，則非其敵也。

其迅疾攫搏，何毀折之足言哉，可知寡弱之轉為勁悍，可以破碎衆強者，勢也，勁悍之可用以毀折鳩爵者，節也，此句，按上虛實一來，然至此，不復暇分數形名迂濶議論，唯是一勢字，一勢字，猶覺其儒緩，乃著節字，寶藏院十字槍，直欄入長槍者，勢也，場極局促，一鏖殺敵者，節也，故節非勢外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

上則汎言，今則善戰者出矣，視其運用何如，勢如張弩，節如發機。

善戰者之持其勢也，陰險深峻，不可測，不可近，而其瞰節則近，故其霹靂一震，激水鷲鳥，孰能禦之，譬諸張弩，引而不發，躍如也，譬諸發機，發矢如破，兵家言，銃陣兩軍相迫，并氣積力，目不逃，膚不撓，當是時，先發者先敗，是其常也，孫子以張弩發機，譬勢節，神哉。

紛々紜々，鬪亂而不可亂，渾々沌々，形圓而不可敗。

是分數形名之極，衆人徒見其紛紜，然其鬪亂之甚，孰能亂之，至其收機靜處，渾々沌々，圓滿之形，復孰敗之，云鬪云形，亦分動靜看。○此段，見得戰勢奇正之無窮。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

亂，承上鬪亂，治起下治亂，鬪亂示亂，非真亂，乃治之極耳，治，遙應篇首分數形名，勇怯強弱，只是陪說，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

治與亂、在三分數之善惡、勇與怯、在兵勢之得失、強與弱在形名之正否、此迴繳分數形名及兵勢、形亦軍形之形、非他物也、上文層々轉折、至此方有著落、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

形之、假設強弱之形、以示敵也、予之句、亦陪說、以利動之、

利、即上形之予之、是也、

以本待之、

本、即數也、勢也、形也、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

勢已得矣、怯者可以勇也、尙何人之責哉、

故善擇人而任勢、

擇人、甄別勇怯材否、齊一其勢力也、吳子所謂、軍命堅陣、尉子所謂、死士力卒、而分數中一說也、任勢者、以所挾之人、附可乘之勢也、唐太宗妙解此趣矣、

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

惟木石、故可以轉矣、若使崩沙散地、柴薪不束、亦安轉之哉、西洋人云、兵家以卒為器械、此言得之、

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安危、以地言、方圓、以木石言、

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戰人、言挾人任勢也、圓石性善轉、况有人轉之於千仞至危之山乎、以喻分數形名之兵、分之以奇正、運之以虛實、激水鷲鳥、曠弩發機、孰能禦之、是所謂勢也、石轉山、括盡全篇、仍以勢字結之、文亦不鬆、嗚呼、夫天下之石、隨處皆有、其圓者幾許、已圓、在安、則不可行、幸在千仞山頭、如可行焉、而轉之者鮮矣、

虛實第六

虛實二字、原上篇來、虛卵實礮、其喻已明、但其實在我為形、度量數稱、分數形名、無非其物、以此美擊彼虛、所以為勢、故合形勢為虛實、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

先占據戰地、兵家要訣、孫武卓識、故曰、深入則專、主人不克、又曰、散地則無戰、不解此句、通篇朦朧而已、戰地無定、唯吾所處、

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是上句之反，其戰地，則唯敵所_レ處，故善戰者，致_レ人，而不_レ致_レ於人。

上二句汎言，是點善戰者，善戰者，即上佚者，自唐太宗極稱此言，此言遂為兵家要訓，殊不知，太宗自有所得，假此言以發之，而何以致人，何以不致，不原上句一_レ來，遂是空言，々々豈可訓哉，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_レ得_レ至者，害之也，

二句，上貼_レ於致人，下貼_レ於不致_レ於人，然竟是重致人一_レ邊，此連下三句，旧說尽矣，故敵佚能勞_レ之，

上文皆言我佚，我佚敵亦佚，何虛之有，故此下此句，佚字自篇首一句_レ來，下二句，是陪說，古人善用陪說，文故不_レ板直，而難捉摸，若乃謂何以勞飢動之，亦唯先處戰地而已，飽能飢_レ之，

張預引麥客為主，可謂解事已，因糧於敵，是其義也，安能動_レ之，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_レ意，

必趨，或作不_レ趨，並有理，但必趨結上，不_レ意起下句，文法則巧，吾暫取_レ之，行千里而不_レ勞者，行於無_レ人之地也，千里字，照起句，宜注意焉，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_レ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_レ攻也，

二句，似奇實正，蓋非所不_レ守，吾不敢攻，吾已往攻之，彼自守之不_レ暇，安能攻_レ吾，故吾所_レ守，則人所不_レ攻也，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_レ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_レ攻，

二句，特反復上二句一_レ耳，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

我形已實，又先處戰地，其勢自然如斯，無為奇特想，能為敵之司命句，收束一段，進而不_レ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_レ可追者，速而不_レ可及也，

將言我專而敵分，反復上段議論，造作數句，終不出篇首一句，衝其虛，是敵虛，是時不言我速，速而不_レ可及，是我速，是時不言敵虛，是互文耳，不然敵虛而我遲，虛將變為實，我速而敵實，速將變為遲，但速云者，有二情，卯與暇之謂也，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_レ得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_レ也，

攻者之勢，每々如斯，乖其所_レ之，我之所_レ為，著々出敵意外，我雖畫地，敵隱然已憚之，寧得與我戰乎，若猶未，則高壘深溝，反不能免不_レ欲之戰，蓋反其本也，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以形人無形結上，以我專敵分起下，文章岐路處，

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

以是字斡旋，忽倒三十二而用之，

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太史公文貴逆，而孫子文貴順，如專分數語，及軍形攻守數語，皆然，圓轉自在，而語則順，吾之所與戰之地，不可知，

戰之地，即篇首戰地，曰我無形，曰不可知，非故為怪々奇々，唯其先起一着，足使我無形，而敵不能

知，然其實，有我實無形而不可知者存焉，說見下文，

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約矣，寡矣，是章法，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目今之事，不其然乎，噫吾不忍言矣，

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

上面，皆言使備，忽補出故備前則後寡數句，言備人，以便雙收，長短詳畧，竝得其宜，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

（久保本文久本）
則可千里而會戰，

是使備者，戰之地，承上文，戰之日，是陪說，復點千里字，戰地與日，皆在吾方寸，何有不知，千里會戰，

何以為疑，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

者數里乎，

是備人者，杜佑註此句曰，敵已先拋形勢之地，似是粗解文意，但未全知使備備人二意，皆從篇首二句

出，可惜已，重言使備備人，為二段結尾，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

吾，孫子自吾，猶始計篇之吾，其稱越人者，旧說曰，為吳王論也，以以吾度之，起本意義論，罵倒越

人，以發主聽，

故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鬪，

又為天言，聳其聽，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計之得失也，計做始計之計看，方有著落，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作、為也、作、激作也、兩可、動有動理、靜有靜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形之形人、與上篇形之、孫子常言、何如註家乃二三其說、彼我各有死地生地、然是主敵而言、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角、穀通、又犄角、兩可、角量不可、此四句、與篇首一句照、前後大言、皆湊匯于此、策之、所謂廣筭、最在其先、作形與角、在我為擬議、在彼為變北、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聲言掩襲、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伍員高頰、昔嘗用之、今則為洋賊用矣、

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知者不能謀、

擬議之際、何曾有形、深間知者、所以不能窺謀也、

因形而錯勝於衆、衆不能知、

形、是形兵之形、本是虛形、雖則虛形、觀釁即乘、形乃可因也、錯勝於衆、以勝加衆也、

人皆知下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下吾所以制勝之形、

所以以勝之形、或攻或守、或近或遠、如步騎、如衆寡、人々皆知之、但其所以制勝、則在擬議之際、孰能預聞焉、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不復、不執故態、不循前法、固也、然亦有如武侯七縱七獲、似更高一等、先設虛形、隨以實事、是謂

應形、應形也無窮、以上一段、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至是、方始下虛實字、

故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因敵變化、是以我無形而不可知、

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長短、月有死生、

兵無常勢一句、已以水無常形明之、更以此四句陪之、行常長生、語中有韻、夫兵形象水、以下末段、只贊嘆虛實、無有他奇說、謂、兵無常勢、避實而擊虛、因敵變化而取勝而已、然先處戰地、與策作形角、亦皆不外于此、所以為末段也、

軍爭第七

合軍聚衆、而後爭利、是軍之爭也、凡非有對不爭、爭是與敵爭也、然解為兩軍爭利者、失於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

起手何等鄭重，蓋一言爭，乃爾紛擾亂雜，無所底極，孫子深慮之，故下句下字，不覺如此，交和，原難

曉，曰說為相對軍門者，義則是，姑從之，然交與對，豈同哉，

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

人以為迂患，吾以為直利，所以難也，鴨越河越，可以悟其機，若彼陰平馬陵亦然，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不特以迂患為直利，又示迂患為直利，不曰示之以患，而曰誘之以利，是下字變化處，○以上一段，言軍爭之難，在迂直之計，

文章離合如圖

以迂為直 迂其途

軍爭之難者

後人發先人至

以患為利 誘之以利

故軍爭為利，軍爭為危，

上句束上，下句起下，均之軍爭也，或利或危，在為之何如耳，說如上下所論，一作衆爭為危，是以分合

為變為軍爭，以舉委爭利為衆爭，理則然，然失于辭，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

吾說此句，悟兵貴精不貴衆之說，或徒以輜重言，淺矣，○以下，並言軍爭所以危也，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說如下文，勁者先，罷者後，後者，猶委置也，捐者不特輜重，此言其甚焉者，

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罷者後，其法十一而至，

其法，猶言大畧，

五十里而爭利，則蹙上將軍，其法半至，

三將軍者，三軍之將也，上將軍者，上軍之將也，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以上三事，謂委軍爭利，然是特言其大畧耳，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文脉，承上輜重捐來，糧食委積，則其陪說耳，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此三句，承上起下，自作一段，游衍勢，是也，屬上段說，為可，蓋知敵謀，知地形，用鄉導，是軍要

法，迂直之計，分合之變，皆由此出，反以不能言之，使接上段，文法圓活，以九地亦有此三句，故

或以為衍，吾謂，彼則衍矣，此安可衍，

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

詐，變詐，猶詭道之詭也。以利動，則立不敗之地矣。以分合，則不失敵之敗矣。而其變化所以無窮者，全在分合之術也。分合，就立動觀之，得其半矣。

故其疾如風，其餘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風火雷霆，以利動也。林山如陰，以詐立也。分衆分利，全以動言，立在其中，懸權而動，可動而動，不可則止，是權也。一句束三句。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先知迂直之計，行之以分合之變，此軍爭之法也。至此，軍爭本意盡矣。下段，應須何如議論。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

二句，是軍政語，下文積其義。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苟以言語指麾，則或聞或否，或見或否，耳目何以為一，軍所以必須金鼓旌旗也。

人既專一，則勇者不獨進，怯者不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不得者，三軍之衆，機張勢奮，無勇無怯，自然不得不然也。是金鼓旌旗之功用乃然。至此，不暇復說法教賞罰也。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

二句，亦軍政語，然是權時之宜耳。近世兵家曰，軍衆少旌旗，軍寡多旌旗，亦此理也。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人者，連上文，不指定彼我，為妙。金鼓旌旗之於人，唯是如斯，變，變動也。在彼，變動而為亂為屈，在我，變動而為治為強，是通彼我之說也。○此段，言金鼓旌旗之功用，蓋亦慮爭之致亂，故於此特言之。

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承上段變字，改為奪字，改耳目為氣心。

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

凡戰以氣勝敗，氣，心之發也。故特分析言之，朝晝暮，始中終，凡事皆然，非徒以一日言之而已。此插三句，以起下句。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治氣，使氣不撓也。銳而不避，吾氣則挫矣。惰歸不擊，無以用吾氣，皆非所以治氣也。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治心，就靜言，治氣，就動言。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要正之旗，勿擊堂之陳，此治變者也，自奪氣奪心，轉出治氣治力，因陪說治力治變，變即分合為變之變，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變化不極，是謂治變。○四治，曰避者一，曰待者五，曰無曰勿者各一，而曰擊者，一而已，下段，終連下七勿一必，亦皆慮爭之致亂而已，軍爭結尾，非此不承當，張賁乃欲削七勿一必，附之下篇，可謂妄已，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此篇須句句精究，而迂直分合四治，及此處，最宜致思焉，是孫文之最簡切者也。

孫子評註

坤

九變第八

此篇必有錯誤、不可強解、九變者、五有所不類、而猶脫其四耳、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十四字、已見上篇、明是錯簡、

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困地則謀、死地則戰、

是亦九地錯簡、而九地、無舍作則行、衢地下多一則字、但絕地一句、未見其所出、要之、此五者、皆用兵之常法、寧可為變哉、

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是所謂變也、其數不足者、起首尚有數語、而今脫之也、由塗、擊軍、攻城、爭地、受君命、是常也、今皆有所不、豈非變乎、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每變皆有利害焉、故謂之九變之利、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地形、即地形行軍等所謂是也、有此地、斯有此利、苟不通九變、由不可由、擊不可擊、攻不可攻、

爭不可爭，受不可受，安能得地利而為己用乎，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治兵，將事也，知術，即通利也，特變文互之耳，五利，曹公曰，謂下五事也，蓋指五危而言，九事善危，其危乃為利，下文雜於利害，殆其義也，將苟知九變，五危之將，亦各有其用，況其他乎，蓋將事非一，或由或不，或擊或不，故其人，或生或死，或忿或愛，無用而不當，是謂得人之用矣，○以上，把九變，一正一反說，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雜於利害四字，一篇眼目，上五有，是雜於害也，通利知術，是雜於利也，下文層々，並在利害上，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凡事無不可有利，又無不可有害，故舉事，人皆以為三萬舉萬害，必不可為，吾乃雜諸利，所為之務，乃可信也，人皆以為三萬舉萬利，必可為矣，吾乃雜諸害，不測之患，乃可解也，是之謂智者，近者以智自負者，見人舉事，一切為輕舉妄動，以沮撓之，坐失機會，甘落人後，不啻其務不信，其害更不可解，是孔子所謂，佞人利口，而非孫子所謂智者也，又按，古之智者，為舉事起見，今之智者，為沮事起見，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

是言下設利害，以制諸侯也，不屈者，以害劫制之，不趨者，以利誘制之，業，兼言利害之事，二百年來，

幕府之運天下于掌，實用此術也，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是言利之不可必，害之不足懼也，四言，千古格言，意味無限，以字，所字，是其著眼，

故將有五危，

五危，在己為害，在敵為利，在己自知，反亦為利，在敵不知，何能為利，是五利，所以五危，

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

句々，旧說々得好，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已以將之過也，明結將有五危，又以用兵之災也，暗結全篇，

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覆軍殺將，切貼用兵之災也，必以五危，廻環將之過也，遂以不可不察也，為結，五危，在敵在我，為利害，著落在二察字，苟已察矣，危，乃利也，

行軍第九

不處軍相敵，無以行軍，非與衆相得，無以處軍，雖相敵無益也，是一篇之義也，禹貢起手，

敷土、奠高山大川、括尽全篇、下面、九州、導山、導水、漸次分應、末九州攸同一段、乃為總結、是千古奇文、此篇全然似之、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

一句兩事、是大綱、下乃其目、句々著實、旧説十蓋得其八九矣、

絕山、句、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

* (句は松蔭が特に注意したのである)

依谷、傍谷也、非處谷也、是絕山之要、視生處高、與戰隆無登、是依谷之要、蓋生高、吾之所宜先視處、隆、即生高也、敵先視而處之、我往戰之、是所謂、戰隆也、其法宜引而迎之、誘而出之、使如猛虎出穴、乃可殺也、故曰、無登、處山之軍也、猶言下處軍於山、宜然也、解軍為軍法、非也、

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

水內、河中、半渡、兵家常言、半軍已渡也、

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

遠水、是絕水之要、客絕水、欲戰者、兩股對說、皆就迎敵而言、

絕斥沢、唯亟去勿留、若交軍於斥沢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

平陸、不冒絕字、無可言絕也、○兵家多言向背順逆、此段尽之矣、

凡此四軍之利、黃帝所以勝四帝也、

先作三結束、下二節、又總言再結之、

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凡、總言之也、養生、居生地以自養也、

丘陵堤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此一、小段、兵利地助、暗結三處軍字、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此一句、是絕水法、當在下無迎水流之下、錯簡在此耳、絕水上兩節、皆迎敵法、而此句獨往攻法也、

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迎、向也、

軍旁、有險阻潢井林木葦葭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

必謹覆索之、是結語、下句似註脚、暗起下相敵、是過渡法也、必謹云々、與下段必謹察之對、只著下一句、

乃爾不板、上節、凡軍云々、是謂必勝、又揭起丘陵堤防、此云々也結之、此節、凡地云々敵背之、又揭起

軍旁此云々也結之、章法極整、而不覺其為整、

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

挑戰、動也、對靜字、易字反對險字、只三句、變化如此、

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

樹草相對、鳥獸相對、更以疑對伏覆、多障與動變、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一塵字、包四句、四句中、又每三句、作嚴仗、營軍、言布營張軍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

再点辭字、與上塵字變、○老泉審敵、全得力於二語、讀書着眼、宜如此透、落意宜如此實、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

四句錯落、陳謀期誘、則與上進退對、

仗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

饑渴相對、亦與下勞虛恐對、

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

鳥集夜呼、亦略對、

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

亂倦則對、

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缶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々論々、徐與人言者、失衆也、

六句錯落、

數賞者、害也、數罰者、困也、

二句嚴仗、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

失衆畏衆、皆言士衆一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二句錯落、○三十二句、錯落中對偶、々々中錯落、文極不可把握、而皆以者也、整之、極整極變、可謂奇

文矣、將不重也、吏倦也、失衆也、害也、困也、數句、暗含下段令文齊武議論、過渡巧法、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戰、又不解去、必謹察之、

莊生好用怒字、與此似、言奮振也、非忿怒也、迎與上文迎之同、向也、兩軍相持、不合不解、變見

於其間、敵其可不相哉、

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于人、

此總論上二段、以起末段、一正一反、簡潔括括、宜自為二段、益、亦多也、惟、雖也、古文多例、注家或不

知之、故妄解武進、為剛武輕進、殊不知、武進、軍之善事、但所恃、不專在此耳、猶下吳子論將勇之意、

也、併力應_レ處_レ軍、々々非_レ得_レ地、則力分而勢絕矣、料敵、即相敵耳、併力料敵、可_レ以攻_レ人而取_レ之矣、若乃無慮者、不知_レ處_レ軍、易敵者、不_レ有_レ相_レ敵、乃為_レ人所_レ取_レ擒_レ而已、變_レ自_レ處_レ軍、為_レ併力無慮四字、々々不_レ專_レ在_レ處_レ軍一事、所_レ以下文不_レ得_レ不_レ說_レ令文齊武也、卒未_レ親附_レ而罰_レ之、則不_レ服、不_レ服則難_レ用也、卒已親附、而罰_レ不_レ行、則不_レ可_レ用也、故令_レ之以_レ文、齊_レ之以_レ武、是謂_レ必取、令素行、以教_レ其民、則民服、令不_レ素行、以教_レ其民、則民不_レ服、令素行者、與_レ衆相得也、令文齊武、即恩威賞罰之說、所_レ以與_レ衆相得_レ也、孫武一生持論、全在_レ于此、始計道字、已見_レ此意_レ矣、

地形第十

九地、勢也、彼我相對、勢生_レ其間_レ矣、地形、地自有_レ斯形_レ也、是形地之別也、然勢固生_レ於_レ形、々又生_レ於_レ勢、々形初未_レ會_レ離_レ也、兵家槩以_レ土地_レ為_レ形勢、其義切矣、此篇、(勢カ)摩頭言_レ地形、所謂、單刀直入法、而中間陪以_レ六敗將道、結乃合_レ言之、亦猶_レ用_レ雙刀_レ者、一主_レ一輔、同歸_レ于_レ勝_レ也、孫子曰、地形有_レ通者、有_レ掛者、有_レ支者、有_レ隘者、有_レ險者、有_レ遠者、通、是往來皆通、掛、是往通而來塞、支、是往來皆塞、正與_レ通相反、隘險、塞之極、支、猶_レ有_レ所_レ對_レ持、隘與_レ險則無_レ之、遠則兼_レ上_レ五者_レ而有_レ之矣、我可_レ以_レ往、彼可_レ以_レ來、曰_レ通、通形者、先居_レ高陽、利_レ糧道_レ以_レ戰_レ則利、

言_レ先者、欲_レ先_レ以_レ制_レ人也、居_レ之利_レ之、因_レ以_レ為_レ戰_レ則利矣、要_レ看_レ他_レ字_レ確實、可_レ以_レ往、難_レ以_レ返、曰_レ掛、掛形者、敵無_レ備、出而勝_レ之、敵若有_レ備、出而不_レ勝、難_レ以_レ返、不_レ利、掛、以_レ實_レ形_レ言之、彼我之境、犬牙相錯、與_レ往_レ降而返_レ升_レ也、我出而不_レ利、彼出而不_レ利、曰_レ支、支形者、敵雖_レ利_レ我、我無_レ出也、引而去_レ之、令_レ敵半出、而擊_レ之利、出也、彼我皆支、今乃引而去_レ之、是絕妙手段、半、猶_レ半渡之半_レ也、隘形者、我先居_レ之、必盈_レ之以_レ待_レ敵、若敵先居_レ之、盈而勿_レ從、不_レ盈而從_レ之、兩而、皆則也、險形者、我先居_レ之、必居_レ高陽_レ以_レ待_レ敵、若敵先居_レ之、引而去_レ之、勿_レ從也、隘自隘、險自險、然隘多_レ險、險多_レ隘、是以_レ二事多_レ似、隘險與_レ遠、不_レ謂_レ所_レ以_レ曰_レ者、字面自見、不_レ待_レ費_レ謂也、遠形者、勢均、難_レ以_レ挑_レ戰、々而不_レ利、勢、言_レ智愚強弱類_レ也、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_レ可_レ不_レ察也、以上、地形正面、故兵有_レ走者、有_レ弛者、有_レ陷者、有_レ崩者、有_レ亂者、有_レ北者、六形之外、更有_レ六敗、反以_レ故_レ字_レ接_レ之、見_レ得_レ為_レ將者、既知_レ地、又不_レ可_レ不_レ知_レ人意、

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有「此一小束」，文乃不「撓不板」，此富有「彼已與地」，獨不「及天」，反點「非」天字，暗伏「結語知天」，文之緻密如此，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勝敗原不「可」下以「衆寡」論，勢有「不均」也，唯勢均，乃以「衆寡」論，可也。

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

二者之優劣，未「易」較也，唯弛緩，而陷急，皆不「可」濟矣，然治平之久，或有「吏卒並弱者」，是復何如，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對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大吏怒對，遇「敵」自戰，坐「將」不「能」知「其能」而任之也，是安得「不」崩乎，然是大吏猶為「有」其人，今則亡矣，夫崩，非「土崩」，乃「瓦解」之勢也，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是則將與「吏卒」，皆無「其人」，正今時之弊也，一旦有「事」，大亂立至，今幸無「事」，亂形暫伏，危哉，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兵之貴「選鋒」，如此，今日得「一將」，選鋒附之，乃可以「一戰」矣，是吾之持論也，六敗第一項，曰「勢均」，末曰「料敵」，中四項，皆以「已言」，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六形六敗，不「言」彼，不「言」我，只是空々說去，兩結似「過整」，然前後十二項，一不「見」併儷卑弱之態，所以為「春秋文」也與，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一句，照「上文」，起「下面」，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二句，上應「六敗」，下應「六形」，上將，猶「言」上兵，言「能將」也，下面，亦皆上將之道也，地道，敗道，將道，戰道，終始以「道貫」之，其義一也，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知「此」不「知」此，指「上二句」而言，用「戰」，與「作戰篇語」同，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戰道，亦指「上二句」，戰道有勝有「不」，將「獨知」之，非「主」所「預」，是孫子一生持論，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

此結「上將之道」，下原「其本」而言，利「主」，以收「上文」，保「民」，以起「下文」，過渡極圓，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

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赴深溪、即始計不_レ畏_レ危也、可_レ俱死、即可_レ與死生_レ也、嬰兒愛子、即上篇令文也、使令治、即齊武也、一正一反、議論乃全、而孫子持論、頭々一貫、是可_レ以救_レ六敗_レ也、愛子驕子、是對偶、反陪嬰兒、又變_レ句法、乃成_レ奇文、

知_レ吾卒之可_レ以擊、而不知_レ敵之不可_レ擊、勝之半也、知_レ敵_{之可_レ擊}、而不知_レ吾卒之不可_レ以擊、勝之半也、知_レ敵之可_レ擊、知_レ吾卒之可_レ以擊、而不知_レ地形之不可_レ以戰、勝之半也、

此節、總_レ結上文、吾卒可_レ擊、言_レ如_レ嬰兒愛子_レ也、敵不可_レ擊、敵亦有_レ此也、敵可_レ擊、言_レ六敗_レ也、吾卒不可_レ擊、吾亦有_レ此也、終_レ歸_レ諸地形、近應_レ地形者、兵之助也句、遠應_レ六形、縱_レ論六敗將道、終不_レ失_レ本篇題目、故知_レ兵者、動而不_レ迷、舉而不_レ窮、

知_レ兵者、知_レ吾與_レ敵與_レ地也、知、猶_レ始計知字、王陽明知行合一、宜_レ於_レ此論_レ之、

故曰、知_レ彼知_レ己、勝乃不_レ殆、知_レ天知_レ地、勝乃可_レ全、

此用_レ韻語、重約結_レ之、

九地第十一

是篇、孫子大活用、大機關、威風凜凜、可_レ以想_レ見其斬_レ二姬_レ時_レ矣、是寧可_レ正視_レ哉、十三篇中、正唯始計、奇唯九地、皆用_レ意_レ之文也、

孫子曰、用_レ兵之法、有_レ散地、有_レ輕地、有_レ爭地、有_レ交地、有_レ衢地、有_レ重地、有_レ圯地、有_レ四地、有_レ死地、八地、皆客戰之道也、其以_レ主言_レ之者、唯一散地、下文乃曰、無_レ戰、終_レ之者、死地也、乃曰、則戰、不_レ有_レ自寧處、而陷_レ入於險、孫子之意可見矣、

諸侯自戰_レ其地_レ者、為_レ散地、

世方以_レ鎖國_レ為_レ至計、余謂、是散地也、

入_レ人之地_レ而不_レ深者、為_レ輕地、

曰_レ輕、曰_レ重、言_レ人心_レ也、非_レ言_レ地淺深_レ也、

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_レ爭地、我可_レ以往、彼可_レ以來_レ者、為_レ交地、

如_レ唐太、豪斯多辣利、亦爭地、亦交地、

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_レ天下之衆_レ者、為_レ衢地、

衢、是三屬之形、先至以下、乃其勢、亦其策、衢者、四通之地、三屬、皆諸侯、而吾更居_レ其一_レ也、

入_レ人之地_レ深、背_レ城邑_レ多者、為_レ重地、

曰_レ散、曰_レ輕、曰_レ爭、曰_レ交、曰_レ重、皆透_レ過一層_レ而言、與_レ上篇六敗_レ措語粗似、古文字々立_レ番上_レ處、於是見_レ之、

行_レ山林險阻沮洳、九難_レ行之道_レ者、為_レ圯地、

或無三句首行字、余初以為是、今而思之、圯、是難行之形、着行字、乃為勢、九地之目、皆以勢言、唯如衢如圯、亦似形、蓋古文之不拘也、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隘迂互文、入歸皆隘而迂也、或兩道、一隘一迂、亦時有之、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

八地皆有形、唯死地則無之、始計言地、先遠近險易廣狹、以死生終、正相似、是故、散地則無戰、

古來多言無戰、宜固守、余謂、孫子本意、在客戰、不欲諸侯自戰其地、所以說無戰也、若不得已、自戰、非戰何以為守、

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

言敵已扼爭地、宜引而去之、不可輒攻、此一句、與上下數句、語勢稍別也、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

則掠、亦因糧加威之一策、然不可常、亦不可訓、

圯地則行、困地則謀、死地則戰、

以上、本篇正面議論、自為一段、九九地之事、皆因時制宜、是以謂之變、

古之所謂、善用兵者、

以下大轉換、先脫九地、更起二議、

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能使字、領到于此、弄敵於股掌、如是、

合於利而動、不合利而止、

是寧區々九地、所能拘哉、(久保本)而、則也、

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上文、大聲喝破、抹殺九地、使或人不得不敢問、敵已衆且整、駸々來迫、其何以待之、(久保本)○先奪二字、一篇

骨子、賓卿(中谷)有隣、皆知其甚者、余講解至此、均曰、是劫也、賓卿笑曰、劫必稱聽、是其由歟、今外夷之勢、人皆

畏其衆整將來、而不知先奪之計、或一言之、輒嘲為狂、噫、今之經國者、其識乃出于本因坊之下乎、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是重說先奪餘意、連古之所謂、為一段、說此是等議論、猶以鎖國為至計者、雖孫子復生、終不可諱已、

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始點出為客二字、前後皆動、深入則專四字、為客之要領、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

應與作戰併觀，字々深妙着矣，不可放過，不可測，則亦九天九地之謂，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則不惧，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鬪，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

無所往，甚陷，入深，皆自深入一衍來，不北，不惧，則拘，則鬪，而戒，而得，而親，而信，皆自則專一衍來，陪說之妙，不可捉摸，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祥者，人之所欲，而且禁之，疑者，人之所不得已，而且去之，猶言以軍事諫者斬，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財貨壽命，皆非所願也，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

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文情欲絕，

投之無所往，則諸劇之勇也，

激昂得好，如面見項羽垓下之事，而皆不過深入則專之意，又自一段，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

承深入則專句，拈出率然二字，作開法，開法奇絕，

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譬喻的切，千古膾炙人口，率然者，常山之蛇也，何等敏妙，

敢問，可使之如率然乎，曰，可也，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復出譬喻，愈的愈切，同舟遇風，與始計道解大異，勿作迂拘說，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

唯舟可方，馬豈可方乎，輪可轉耳，豈可埋乎，且使馬輪方埋，寧足恃哉，

齊勇如一，政之道也，

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軍政之說也，此句是客，

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一投死地，剛者柔者，皆得其用，自然之理也，此句是主，

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諸家解，多以若字，加携手手上說，(文久本)○不得已也一句，闔上段則專之意，一開一闔，又為二段，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將言愚士卒，承上善用兵，因點出將軍，看他不能測，正治人不能犯，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易事革謀、易居迂途、皆愚士卒之術、然其妙、反在二下二帥字、帥與之期、若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文久本)發其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

二帥字、先率之謂、非是無以愚士卒、鄧艾李朔輩、皆用此字以成功、弗躬弗親、庶民弗信、雖兵事亦然、(文久本)○以上用韻語、

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

九字、一段著落、

此將軍之事也、

結束語、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三句、括上上文、九地之變、又以伏下段、人情即兵情、深入則專、大屈以求大伸也、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欲再言九地之變、先安深淺二句、

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達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困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

是當因次復列九地、文必有錯誤矣、勿生強解、

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

散地雖無戰、不得已而戰、宜一志而戰之、

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

敵已據爭地、固不可輒攻、然棄去、或有不可、趨其後而絕之矣、

(久坂本に脱、久保本、妻木本及文久本による)

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途、困地、吾將塞其閑、死

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再言九地之變、此皆以吾將言之、更覺痛切、

故兵之情、困則禦、不得已則鬪、過則從、

此句、明應上深淺二句、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洳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三句、已見軍爭篇、此必衍文、○按、劉向校書、簡有二十五字者、有三十二字者、余謂、一簡必成語、不必拘字数、觀此書及論語武成等錯簡、可見、雖是無用談、觸類漫及耳、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

四五、曹公以來、謂為九地、是也、但四五不知、婉而言之、其實重在志塞闕及示不活數語、夫霸王之兵、

應上古之所謂善用兵者、

伐大國、則其兵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不得聚、不得合、即上不相及、不相恃、不相救、不相收、而不集、而不齊、而與率然之首至尾至、正相反、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信己之私一句、要言、以下視蘇張輩、往來徒見其煩耳、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又作一波、顛倒士卒、投陷之死亡也、

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韓信得力於此二句、固亦孫子之精蘊也、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

害字、結上死亡、是亦將軍之事、可謂靜而幽矣、

故為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力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此節、是對敵而言、順詳、巧能、即下始如處女也、蓋自陷於害上來、是故、政學之日、

猶言令發之日、以下、全篇結尾、

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亦用韻語、○厲精於廊廟、以誅治軍事、軍事已定、乃絕內外、使敵有動靜、吾隨乘之、先察敵所愛、潛

往赴期、或踐邊繩墨、或隨敵變化、要之、始而如處女、終而脫兔、不可測度、其猶可捉摸哉、○九地篇、

反言九地不足拘、唯陷人於險、乃可、如率然已、何等跌宕、

火攻第十二

火攻、以火佐攻也、○孫子兵論精微、至九地而極矣、火攻則用兵中一策、舉火帶水、以廣其思焉、兵策万殊、餘可推知也、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舉五目、不著詳說、與六形九地異、此固明白不待於著耳、而文自有變化、

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

二句要言、因、即天燥風起、是也、素者、因之先也(文久本)先未_レ有_レ因也、○今之巨礮大銃、與孫子五火、固非同日論、然如此二句、亦自千古不刊、若乃不_レ待_レ有_レ因、是知砲不知_レ兵也、不_レ敢素具、是知兵不知_レ砲也、然砲且不_レ知、何由知_レ兵、故二句、必相須有_レ功、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風起之日也、

時日、皆用註釈、註文亦自參差錯落、兵家多隱語、只看風起二字、勿看四宿、星有好風好雨、雖詩書所_レ有、拘而執_レ之、何以為_レ兵家、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_レ之、

吾已施五火、因其火變、以兵應_レ之、是火攻之法也、

火發於內、即早應_レ之於外、

是此正法、承上因應二字、即早二字、兵機極敏、

(久坂本に脱、久保本、妻木本及文久本による)

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_レ攻、極其火力、可_レ從而從_レ之、不_レ可_レ從而則止、

是此變法、更分為二術、以擬議之、待而二字、兵謀極密、

火可_レ發於外、無_レ待於內、以時發_レ之、

是亦一變法、發火於外也、與火發於內對、對偶參差、所以為古文、時、即上文天燥風起之時日也、

火發上風、無_レ攻下風、

亦因師必闕之意、此并言火發於內外者、

晝風久、夜風止、

此姑舉一事耳、占風之術、何止于此、觀于武備志諸書、亦可見矣、且此未_レ可_レ必墨守、只看久止二字、乃

為活眼、

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_レ數守_レ之、

上文、皆火攻、此一句、便附見守法、妙、數、術數也、就上文、攻法守法、可_レ推知矣、以_レ數守_レ之、以_レ時發_レ之、句法簡而該、似史家詳略法、

故以_レ火佐_レ攻者明、以_レ水佐_レ攻者強、水可_レ以_レ絕、不_レ可_レ以_レ奪、

火攻、陪說水攻、強字、絕字、勿輕視焉、蓋水火各有利鈍、明者可以_レ為威、不_レ可_レ為久、強者可以_レ為漸、不_レ可_レ為疾、故絕須_レ水、奪須_レ火、○孫子嘗以地形為兵佐、今以水火為攻佐、可以_レ見其用_レ兵識見矣、

夫戰勝攻取、而不_レ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此一節難解、梅堯臣曰、欲戰必勝攻必取者、在_レ因時乘_レ便能作為功也、作為功者、修火攻水攻之類、不_レ可_レ坐守其利也、坐守其利者、凶也、是謂費留矣、杜牧曰、徒留滯費耗、終不_レ成事也、吾姑併取此二說、

故曰、明主慮_レ之、良將修_レ之、

兩之字，即上其功，而火攻水攻之類也，突三點主將二字，結此段，起下段雙關文，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

水火不可輕易，必明有利得，然後致三動用也，文字婉微，似別生三議論，細玩之，不少失三題目意，非危不戰，是兵家權謀，意如九地高投，陷死亡耳，如為三不得已，然後戰，何以為三兵法，主不可三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三以愠而致戰，合三於利而動，不合三於利而止，

是處議論，反從三懲忿心法得來，蓋水火多忿餘用之，

怒可三以復喜，愠可三以復悅，亡國不可三以復存，死者不可三以復生，

怒喜愠悅，存亡死生，一如三老婆喻三痴騃兒，叮嚀勸導，文情希匹，

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

兩之字，亦指三水火，文脉自三興師致戰來，

此安三國全軍之道也，

曰三國，曰三軍，以結三主將，孫文常自三入精，自三細入大，本末体用，各篇有之，此篇，終始言三水火，然末段議論，亦是始計開口一句意，而更為三痛切，如三精，如三細如大，巧能眩人，

用間第十三

是十三篇結局，遙應三始計，蓋孫子本意，在知三彼知己，知己篇詳之，知三彼秘訣在三用間，一間用，而万情見矣，七計立矣，自古明君賢將，皆用之，何如今人漠然不三省焉，

孫子曰，九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拋是，則井田之法，八家為鄰，以七奉一，無疑也，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三爵祿百金，不知三敵之情者，

是言三不用間，先下三不知字，伏三下先知字，

不仁之至也，非三人之將也，非三主之佐也，非三勝之主也，

連三下四也三非，反說作態，留三下段議論，

故明君賢將，所三以動而勝人，成三功出三於衆者，先知也，

遂下三先知字，

先知者，不可三取三於鬼神，不可三象三於事，不可三驗三於度，必取三於人，而知三敵之情者也，

禍福災祥，猶或可下以禱三於鬼神而取之，象，猶三比擬，隱僻奇異，猶或可下以比三擬於往事而察之，天之高，星辰之遠，猶或可下以驗三躔度而測之，唯敵情也，非三取三於人，無三以知三之也，連三下三不可，方乃說三取三於人三知敵情，以逼三出用三間，引而不發，躍如也，

故用間有五、

地形九地、開口輒稱地形九地、火攻開口、輒稱五火、此篇漸說至此、忽點出五間、不啻文有變化、亦可以悟兵家秘術矣、

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鄉原作因、張預以下文証之曰、當為鄉、余從之、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為神紀、人君之寶也、

先安此數句、揭五間大意、下文徐々辨拆、俱起、言其起不一、莫知、言人莫能測、紀綱條理、原是明晰、今紀而神焉、俱起、莫知、不亦宜乎、一也字、反照上文三非也、

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

誑事、為間者、或知或不知、皆是、且如酈食其唐儉、雖事出偶然、亦死間也、生間者、反報也、

生間、是間之常也、大氏、間之近且易、莫如鄉間、故居五間首、內間反間相對、但內間、自吾往焉、反間、自彼來焉、故內間居二、反間居三、死與生、對也、但死變而生常、以常結前四者、故死間居四、生間居末、而孫子最注意者、在反間、故反間在中、作文結構、一々可推、蓋非偶然也、

故三軍之事、

事、十家註本、作親、似可從、

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

莫親、莫厚、莫密、非凡間皆如是、間中亦時有親疏厚薄焉、

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人情反復淵深、難可測度、唯主將通明敏智、足以知人而不謬、仁義足以感人而使不忍背去、然後間可得而使也、然敵情變詐、更為難測、雖間或有所不及焉、是所以微妙然後能得間之實也、

微哉々々、無所不用間也、

不啻我為間、敵亦有間、不啻敵為間、々亦有間、故曰、無所不用間也、(久保本、文久本)○連下三莫字三非字、以一

也字勒住、用間之精蘊具矣、故三軍之事、至無所不用間也、總言間事、而注意則在下所謂以智為間者云々、不然言間似過重矣、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所告者、即聞者也、是禁漏泄以嚴峻、兵家權畧、不可正視者、

九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調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二節、皆專就生間而言、先知二字、應前文、可知間前更有間、亦可見無所不用間之實矣、今世不知

用間、其弊至以彼理布燭、為世界三傑之二、是吾之所以慨也、而孫武先為之說矣、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是言反間也、昔東照宮、用安子治容子、其意蓋亦如此、今墨魯暗拂、來間我者、利舍用之、無寧為難、然非鎖國者所不知也、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

三因是、皆由反間言、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

是專歸重反間、而必字、文法極緊、而必知二字、暗應先知、

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厚字、收繳篇首、及三軍之事一段、何等簡盡、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孫武以伊呂為反間、宜其厚之也、伊呂以受湯武命、往間桀紂、其蹟似生間矣、然生間事極小、伊呂往間、

委贄為臣、久之然後、反國立計、是以為反間也、

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

以上智為間者、孫子議論、出人意表處、今世之人、不知用間、即用之、皆樸樵小材、何能成功焉、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此用間結語、其實十三篇結語、孫子開卷言計、終篇言間、非間何以為計、非計何以為間、間計二事、可三以終始十三篇矣、張預乃言、用間處十三篇之末者、蓋非用兵之常也、有久保本時而為耳、可謂不久保本解事矣、○按

問者、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然必也、上智如伊呂、而其君又如湯武、然後大功可立矣、下愚幽囚、徒談間事、心甚慙焉、嘗所著幽囚錄一書、略見其意云、久保本戊午八月念三錄、

跋

孫子之書、古今傳註、不特十百家、顧其粗淺滅裂、誰能通貫其篇旨者、吾以晚生、妄讀此書、膝未多有屈、頃與有隣(寓水、中谷)、正亮諸友誦、隨讀隨評、三日而訖、吾謂、名將智士、自昔誰不誦此書、而曹公衛公數家外、其說不備、其或備者、向所謂十百家類已、可知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吾之能言、亦可愧焉、或曰、能言而不知、孫武乃其魁、何責其下者、是則不能誦書者言耳、書以為跋、

丁巳九月十五日

二十一回猛士

(神庫本「孫子素本」には、正亮は士惠(孝天皇の御とあり、「曹公衛公數家外」はない、「向所謂十百家類已」の向はなく、已は也となつて居り、或曰以下は「書此自訟」となつて居る、)

(萩市松陰神社藏 校合濟覽)

再跋

原跋云、隨讀隨評、三日而訖者、傍注正文、簡略粗脫、無足觀者、棄擲故篋、不復顧矣、後乃分拆正文、挿以評註、如此書樣、至戊午八月成、終始信從余說、相共商量者、清太(久保)・正亮(尾寺・高杉)・新之晋作、而有隣不與焉、清太於兵書、信余說、最久於諸友、故以評註原稿塗抹改竄者、歸之清太、使其藏之、今余繫獄、而三友分處、他日或能會聚一堂、各出其所得、因把原稿較之、不亦一快乎、

己未五月十日

猛士

(久坂本。久保本には再跋はない、これは妻木本によつた、文久本とは多少異つて居る、)

(東京市妻木忠太氏藏 校合濟覽)

(久保本表紙見返にある松陰の自筆)

余之評註孫子、首信從其說者、久保・中谷・尾寺・高杉四子、而久保最能默識冥契、聽余說又最久、今評註脫稿、將寄示中谷諸子、顧此初稿、塗抹滿紙、徃々不可讀通、是宜破棄歸之烏有、而可、然輯而觀之、亦不免難肋之志、遂命工綴束為冊、寄久保藏之、其改本別存云、

己未五月

二十一回生誌

(東京市久保清一氏藏 校合濟覽)

坐獄日錄

解題并凡例

- 一、本書は安政六年春、野山獄中で書かれたもの、先づ我國體に就いて略説し、次に經史を引用しつゝ、俗論を破却した小篇である、
- 一、自筆原本の所在は不明であるが、萩松陰神社には實兄杉梅太郎筆の寫本が「東下雜集」中に收められて居る、編者は全くこの寫本に據つた、
- 一、本書は已に幕末に於て松下村塾藏板として照顔録其他漢文數篇と合して木版となつてゐるが、「松陰先生遺著」(明治四十一年刊)にも収録せられて居る、

(委員 玖村敏雄)

坐獄日録

吾幼ニノ漢籍ニノミ浸淫シテ、尊キ皇國ノ事ニハ甚タ踈ケレハ、事々ニ恥思フモ多ケレト、試ニ思フ所ト見聞スル所ト學テ、自ラ省ミ且ハ同志ノ人々ヘモ示スナリ、抑皇統綿々千萬世ニ傳リテ變易ナキヲ、偶然ニ非スノ、即チ皇道ノ基本亦爰ニアルナリ、蓋天照皇大神ノ神器ヲ天孫瓊々杵尊ニ傳玉ヘルヤ、宝祚之隆、與天壤ニ無窮ノ御誓アリ、サレハ漢土天竺ノ臣道ハ吾知ラズ、皇國ニ於テハ宝祚素ヨリ無窮ナレハ、臣道モ亦無窮ナルヲ深ク思テ畱ムヘシ、更ニ又祈年祭ノ祝詞ニ謂ヘル、狹國ハ廣ク、峻國ハ平ク、嶋ノ八十嶋墜事無、マタ遠國ハ八十綱打掛テ引寄如レ事ナトイフヲ、徒ニ考フベカラズ、臣道イカニソト問ハ、天押日命ノコトタテニ、海行ハ水ツク屍、山行ハ草ムス屍、大君ノヘニコソ死ナメ、ノドニハ死ナシ、是ナン臣道ナラン、扱中世以來漢籍大ニ世ニ行ハレ、殊孔夫子ヲ道ノ宗師ト仰クニソ、論語ハ先儒モ最上至極宇宙第一ノ書ト稱セラレタルカ、其言ニ感セシ人モ少ナカラス、中ニモ兒嶋高德ノ志士仁人有ニ殺身(以脱か)爲仁、見義不レ爲、無レ勇也、ノ如ク、加藤、前田ノ可三以託三六尺之孤、可三以寄三百里之命、臨三大節三而不レ可奪、ノ如キハ、實ニ吾黨ノ師ト云フヘシ、頃己レ罪アリテ獄ニ下リ、無事間暇ナレハ、書ト筆研トヲ隨ヘテ靜坐シ、思出スマニノ教條ヲ著録スルヲシカリ、

孟子盡心篇、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朱子曰、如孟子說、桎梏而死者非正命、須是看孟子之意如何、且如公冶

長、雖在縲紲、非其罪也、若當時公治長死於縲紲、不成就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_レ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_レ仁、朱子ノ語預_レ吾輩ノ地ヲナスニ似タリ、然_レ有罪無罪ハ天下後世ノ公論ニ附スヘシ、己則彊爲善而已矣、

世ノ不忠不義、祿ヲ保シ身ヲ顧ルモノ、動スレハ輒曰、明哲保身ト、張禹、胡廣、孔光ノ漢室ニ於ケルカ如キ是ナリ、余極メテ此種ノ言ヲ惡ム、余嘗テ悉民ノ詩ヲ攷フル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ノ二句アリ、此詩ハ宣王、樊侯仲山甫ニ命_レ城ヲ齊ニ築ク時、尹吉甫ノ作りテ送りシ詩ナレハ、カク芽出度詠スルモ固ナリ、且朱子曰、保身蓋順_レ理以守_レ身、非_レ趨_レ利避_レ害而偷_レ以全_レ軀之謂_レ也、又曰、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_レ那舍_レ生取_レ義、又不_レ如此論、然_レハ張禹輩ノ口實トスルハ朱子亦是_レ惡メリ、

論語ニ不_レ在其位、不_レ謀_レ其政、君子思、不_レ出_レ其位、ノ二語アリ、議者多ク以テ口實トシ、吾輩ヲ誹謗ス、頃、漢ノ孝成ノ紀ヲ閱スルニ、外戚之權、日以益盛ト上書セシ梅福ハ故南昌尉トアリ、賜_レ尙方斬馬劍、斷_レ佞臣一人頭、以勵_レ其餘、ト願ヒシ朱雲ハ故槐里令トアリ、南昌尉、槐里令ハ卑官ナリ、況ヤ其故ナルヲヤ、徒_レ民間ノ一布衣ノミ、政ヲ謀ルノ位ニ在_レラスノ位ヲ出ルノ思ヲナス、是亦何如ソヤ、

明ノ李伯昇傳ニ伯昇遣_レ客、說_レ張士誠曰、公初以_レ十八人入_レ高郵、元兵百万圍_レ之、此時如_レ虎落_レ阱中、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_レ孤軍、東取_レ三吳、有_レ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_レ孤、此項羽之執也、ソノ語甚愉快ナリ、因テ張士誠傳ヲ閱スルニ、士誠率_レ諸弟及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_レ丘義、并_レ剽_レ滅_レ諸富家、縱_レ火焚_レ其居、自度得_レ鼻、入_レ旁

近場、招_レ集少年起_レ兵、云々、有_レ衆万餘、元以_レ万户告身_レ招_レ之、拒_レ不受、攻_レ撫_レ高郵、自称_レ誠王、元命_レ右丞相脱々討_レ之、久不_レ下、會_レ脱々罷_レ官去、元兵遂大潰、トアリ、サレハ十八人ニテ高郵ニ入り、元兵百万ヲ拒_レキシ如ク云フハ固ヨリ一時ノ夸言ナリ、然_レ初メテ起_レ時十八人ナルコトハ疑フヘキナシ、抑_レ士誠カ事ヲ起スハ言フニ足ルナシ、然_レ此時機誠ニ會シ、又大義ニ當ラハ何ソ人数ノ衆寡ヲ問ンヤ、

論語ニ天下有_レ道、則_レ庶人不_レ議、ト云ヘリ、然_レハ無道ノ世、公卿侯伯正論ヲ天下ニ明カニスルコト能ハズンハ、庶人ノ横議スルモ強テ尤ムヘキ非ス、唐ノ代宗ノ時晋州男子詢謨持_レ竹筥葦席、行哭_レ長安市曰、獻_レ三十字、一字言_レ一事、即不_レ中、以_レ筥貯_レ屍、席裏弃_レ之、代宗召見、言_レ圍_レ者願_レ罷_レ團練使、監_レ者願_レ罷_レ監軍之類、ト云ヘリ、奇事ト云フヘシ、且代宗ノ召見スル尤モ後世ノ及ハサルコトナリ、又宋ノ哲宗嘗テ罪ナクノ孟皇后ヲ廢ス、徽宗ノ初メ布衣何文政、上_レ書言_レ之、遂_レ詔復_レ哲宗廢后孟氏、爲_レ元祐皇后、此類庶人事ヲ議スル、史書未_レタ曾テ是ヲ尤メズ、然_レハ不_レ在_レ其位、不_レ謀_レ其政ト云モ大法ヲ云フノミトミヘタリ、今日ノ天下正_レ庶人事ヲ議スヘキノ日ナリ、又徽宗ノ宣和中、秘書省正字曹輔ト云者、帝ノ數微行スルヲ諫ム、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_レ大事、輔曰、大官不_レ言、故小官言_レ之、官有_レ大小、愛_レ君之心一也、ト云ヘリ、是實ニ吾輩ノ師ナリ、又高宗ノ時撫州ノ布衣、歐陽徹ト云者、徒步詣_レ行在、伏_レ闕上書、極_レ詆_レ用_レ事大臣黃潛善、遽_レ以_レ語激怒、遂_レ陳東ト同シク市ニ斬ラル、二人ノ庶今ニ至ル迄丹陽ニ在_レトキケリ、世ノ拘儒ト雖_レ恐クハ不_レ在_レ其位ニ而謀_レ其政ヲ以テ二人ヲ議スルコト得ンヤ、

(秋市松陰神社藏 校合濟)

照顏錄

解題并凡例

一、照顔録は、松陰の、安政六年五月東行出發三日前に書いたもので、古人の著しき名言義行を摘録して之を讀評し、自己の所見、心事をも吐露してある、僅々十七條ではあるが、文語簡にして力あり、辭氣昂りて讀者を動すものがある、實に其の萩に於ける最後の教訓書である、照顔の名は、自序の趣でわかる、

一、此書は、跋文の意を推せば、久坂玄瑞が、師の意の如く、後年に校正したかとも思はれるが、松陰自筆の稿本がないから、校正をしたことが分らぬ、今、萩市松陰神社藏の「東下雜集」の中に、松陰の兄杉學圃の手寫本が綴込んである、それが、後年松下村塾で楫取素彦等が上梓したと言ひ傳へられてゐる木版本の原本と思はれるから、本全集編纂にも、この學圃手寫本を原本とした、

(委員 安藤紀一)

照 顔 錄

文山曰、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顔色、今吾將去、平生萬卷、要皆素然、反有二兩句耿耿不離顔者、多事卒卒、不能細錄也、摘錄數條、自是心赤話頭、觀者幸存之、己未五月念二日、寅誌

叩馬而諫、

倫理重而軀命輕、目中寧有虎賁兵、他年餓死西山志、便是當初叩馬情、
是夷齊初次ノ狂學ノミ、唯此狂アリ、故ニ能西山ノ高節ヲナス、張良、初次鉄椎秦ヲ駭ス、故ニ能大忍ヲ以テ漢家ノ大業ヲナシテ、報レ韓ノ本志ヲ償フヲ得タリ、然レ是專ラ年少ノ客氣、老來ノ熟境トノミ見ルヘカラス、孔夫子致レ仕ノ後、猶陳恒ヲ討セント欲ス、叩馬鐵椎ノ狂氣、老テ益壯ト云フヘシ、

顔會、

簞食瓢飲陋巷ヲ樂ムト、簞ヲ易ヘ正ヲ得テ斃ル、ト、其清節慷慨、萬古想見ルヘシ、是孔門傳道ノ業ヲナス所以ナリ、其業成徳立ニ及テ、人皆其渾然蹟ナキヲ以テ、其眞面目眞資性ヲ伺フ能ハス、遂ニ模稜修飾ヲ以テ聖賢ヲ學ント欲スルニ至ル、道ヲ去ルコト愈遠シ、

○君子交絶、不レ出惡聲、忠臣去國、不レ潔其名、樂毅

大義ヲ以テ絶交ニ及フト雖、私情遂ニ惡声ヲ出スニ忍ヒサルナリ、已ムヲ得スシテ国ヲ去ルト雖、舊情遂ニ吾名ヲ潔スルニ忍ヒサル也、故ラニ矯飾シテ長者ノ風ヲナスニ非ス、

椒山自有膽、豈必蝮蛇哉、楊繼盛

故ラニ豪語ヲナスニ非ス、自ラ一死ヲ期ス、他人温慰ノ語、却テ肝膽ニ合セス、富弼ノ家事ヲ顧ミサル心ト思合スヘシ、事實奉使抄ニ見ユ、因テ思フ、古ノ豪傑、皆真情直ニ露ル、モノ也、大事ニ臨ミ無情ナルカ如キハ、多情ノ極ト知ルヘシ、

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岳正

八字、知己ノ主ニ非サレハ云フコト能ハス、感激ノ涙、豈已ムヲ得ンヤ、楊繼盛ノ両疏、岳正ノ一贊、字字血淚、是ヲ読テ泣カサル者ハ、豈有情ノ人トセンヤ、二公亦好テ評直ヲナスニ非ス、知己ノ主ニ遇フ、感激ノ餘、自ラ然ラサルコトヲ得ス、

韓信、李靖、

事機方ニ來ル、安ソ鄙食其、唐儉ヲ顧ルコトヲ得ンヤ、二將、大計ニ明ナリト云フヘシ、夫齊地未タ漢ノ有トナラサレハ、大業立タス、韓信明ラカニ是ヲ知ル、蒯徹安ソ韓信ヲ誤ルコトヲ得ンヤ、抑、鄙生ノ死、古今ノ好死ナリ、何ソ悲マン、

程嬰、田橫客、貫高

此諸人ノ死、死友ニ負カスト謂フヘシ、死友ニ負者、安ソ男子ト称スルニ足ンヤ、趙肥義曰、死者復生、生者不レ愧、是ヲ謂ナリ、隨園詩話曰、莫下憑三無鬼論、遂負中托孤心、此句吾甚感ス、不愧不負、是等ノ字面、真箇ニ情アリ、

散宜生、

美女珍寶ヲ以テ紂ニ賄テ、其君ヲ禍ニ脱ス、如レ此ノ醜策、豈人臣ノナスニ忍フ所ナランヤ、宜生當時心腸寸裂想フヘシ、然レ事似テ心非ナル者アリ、宜生此時、酣醉淋漓、醇醪美姬ヲ樂ムカ、ハタ顛悴悲哀服中ニアルガ如キカ、古人ノ面目想見ルヘシ、

伊摯在夏、呂牙在商、

伊呂ノ初心、湯武ニ事ヘテ天下ヲ平ニスルニ期ス、身何処ニアリト雖、心豈二三アランヤ、身ノ去住ヲ以テ絶大事トナス、何ソ人ヲ計ルノ浅キヤ、形以下ノ人ヲ以テ聖賢ヲ律スルコトナカレ、

屈平、

端午、

寒食悲ニ介推、端午屈平憐、介推雖レ死矣、翼龍已升天、無限人間事、屈子最愴然、生無益于國、欲去心猶牽、仕無補于事、欲隱情難捐、吾豈悻悻者、自無措坤乾、往向汨羅沈、乃是忠義頭、競渡投三角黍、沈痛自千年、

汨羅ノ投、余謂ラク忠義顯ナリト、何トナレバ、小丈夫悻悻ノ行ヲナス人ニモアラス、去テ他國ニ行クヘキ身ニモアラス、サレハトテ、仕テ國家ニ益アルヲモナシ、ヤルセナキノ餘リニ、狂顛トナリテ江ニ投シタルナリ、是非當否ヲ論スヘキニ非ス、

此何時、而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邪、明楊善

カ、ル誠意ナクテハ、上皇ヲ奉迎スルノ大業ハ成ラサルナリ、後世ヨリ見レハ、當然ノ事ノ如シ、身其地ニ在テ思却テ、爰ニ至ラス、誠意ナキヲ以テナリ、

直或先^{ハッ}事之幾露、譎或自全之計長、以冀^ヲ其濟^{ハシ}乎、

是袁了凡ノ語ナリ、今世ノ小人ノ譎、固ヨリ責ムルニ足ラス、君子ノ直、最慎ムヘシ、大事ヲ濟ス、全ク爰ニアリ、

神交、

孫權曾テ諸葛瑾ヲ謂テ神交トス、男兒此交リナカルヘケンヤ、

龔勝、范文粲、

餓死ト默死ト、天下ノ苦節ト云フヘシ、如レ此ノ眞骨頭ナクテハ、男兒ト稱スルニ足ラス、夷齊以來ノ人物、尊尙ニ堪ヘス、

田光、樊於期、侯嬴、

男子死ニ臨ンテ如レ此、愉快ナルヘシ、李卓吾ハ、極テ智ヲ尙フ人ナリ、反テ亦此種ノ人ヲ尙フ、蓋シ死ヲ視ルノ如レ此輕易ニシテ、然ル後天下ノ大事ヲナスヘシ、荆軻酒色ニ邀遊ス、是レ眞ノ勇士ニ非ス、其去ルニ臨ンテ、種種ノ醜態、吾甚タ是ヲ鄙トス、

文天祥、

文山ノ大節、何ソ称述ヲ待ンヤ、但其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レ前、勤王後、痛自貶損スルノ一事、眞ニ誠ニ泣クヘシ、カ、ル眞実ノ行ナクテハ、大節モ立サルナリ、醇酒腸ヲ腐シ、美人精ヲ耗スルノ人、何ノ氣魄光焰アラシヤ、此錄卒摘錄、曾無^レ條理、因欲^下附^上実甫^久正^改之、偶無^レ答^増至、出而示^レ之、曰、此錄是実甫所^レ輯歟、余怪詰^レ之、無答曰、僕曾與^レ実甫^二讀^三正氣歌于^二村塾、時実甫欲^レ輯^三照顔錄、其意正亦與^レ此相似故耳、余驚曰、天殆啓^レ之歟、吾之^レ以此附^二実甫^一也、実甫有^レ才^レ有^レ識、善使^二我錄免^レ譏者矣、嗚呼、舍^二実甫^一、吾其孰附^レ之哉、念^三三日跋、

(萩市松陰神社藏 校合濟^印)

縛吾集

解題并凡例

- 一、縛吾集は、松陰、安政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檻輿萩を發して、六月廿五日江戸に達するまでの途中で作つた詩の集である、集名の縛吾は、巻頭の詩の初句から取つたのである、
- 一、この集の詩は、松陰五月廿九日の詩にもある如く、松陰、身筆墨を携へず、唯口吟して、護卒に筆記させたもので、往々文字に誤が有つたのを、後に大樂源太郎等が校正したといふ事である、さて、集として整へられた寫本に就て、黙霖が批評を加へた、其の校正本と批評本とは、共に萩市松陰神社に藏せられ、批評本の方は「東下雜集」の中にある、
- 一、校正本は、大さ半紙二つ折形、表紙は半紙、本文用紙は無罫で、目錄はない、筆蹟は勿論他筆で、處々朱字で校正してある、批評本も、大さは同様、紙は全面二十行毎行二十格の青罫紙を用ゐる、筆者は不明であるが、批評は黙霖の自筆である、本全集の編纂には、その校正本に據つて寫採り、これに黙霖の批正を書入れた、
- 一、原本に於て、削正の爲に文字を抹殺してある處は、今その字の左側に縦線を施してこれを表した、
- 一、縛吾集の刊行本としては、慶應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附の加藤熙の序文ある半紙四ツ切形の木版物がある、加藤氏は、當時山口の明倫館の教師で、序文の趣にては、松陰を追慕する人々が、印行して世に廣めむと欲して、自分に序文を乞うたとあつて、其人名はしるしてはない、其本には、詩に少々脱漏がある、が加藤の序文だけは、参考の

爲に書尾に附録して置く、又出版の年を記せざる小形の折本で涙松集と合刻した縛吾集があり、又明治四十一年十月十八日、東京の政教社より發行した雑誌「日本及日本人」臨時刊行の吉田松陰號の附録に、縛吾集が載せてある、これ等は右の慶應版の本に據たのである、

(委員 安藤紀一)

縛吾集目次

五月廿五日二首	四七七
廿六日二首	四七七
廿九日三首	四七七
六月四日呈護送諸君	四七六
五日二首	四七六
六日過赤穂有感用文山過零丁洋韻	四七六
扇面藍關深雪圖用昌黎韻	四七六
七日過姫路	四七六
題大石良雄微行圖	四七六
一谷 九日	四七六
楠公三首	四七六
追憶岸御園	四七六
過大坂	四八〇
男兒山	四八〇
無題	四八〇
淀堤	四八〇
十二月	四八〇
伏水有感仍舊作韻	四八〇
韓文公	四八一
叡山	四八一
金川	四八一
品川	四八一
蟠桃	四八一
道上咏史三十解	四八一
和文天祥正氣歌韻	四八一
合六十一首	四八三
(附錄) 慶應版縛吾集叙	四八五
加藤熙撰	四八五

縛吾集

、五月廿五日

縛吾台命致關東、對簿心期質昊穹、夏木原頭天雨黑、滿山杜宇血痕紅、

又

志決家無念、景奇觀不明、檻輿眠足後、默々更多情、

廿六日

連霖殘熟麥、激水漂新秧、農事方如此、吾行何足傷、

昔人曰、夕陽雖好不多時、此日積雨始霽、夕陽極好、予乃反其意曰、廿六日

梅霖始霽來、返照古城堡、雖復不多時、夕陽如此好、

○廿九日

阪頭望嚴嶼、山色映海光、先公壘賊地、千歲自流芳、罪臣生甚晚、檻輿道蒼黃、

○又

節遇黃梅雨、巨晴、山河深鎖檻輿行、險夷渾信昇夫脚、長短曾請亭驛名、莫道疲囚無

忠烈之心可
想也、
(默々)
傑作我決不
及之、
(默々)

氣力、要令逆豎感精誠、護中幸有知書者、苦錄口占寫旅情、

又

瀨能山路水相從、到處寥寥聞石淙、田色遙青入晚夏、樹陰清絕想寒冬、
催我、松似蟠龍不改容、陪駕前年過此地、低回有淚向詩慵、
、、、六月四日呈護送諸君、

君恩未棄罪囚身、護送猶掄忠厚人、殊許歌章排憤鬱、且令輿臥任天真、

秋耀、過眼山川一番新、長路斯行何用畏、三旬兩脚不承塵、照心日月千

五日

夢中夢作真、醒後忽爲幻、何時大夢醒、脫却人生患、

又

千五百秋大八洲、大陽昭乎

皇統悠、安容猶賊海外內、膺懲廢矣名分晦、嗚呼孤臣此行

萬人觀、生豈容易死亦難、

、六日過赤穗有感、用文山過零丁洋韻、

平生厭讀步占經、今日無心避難星、夏老林中滋惡木、雨多田面長浮萍、

千歲、罪隸存寧添一二丁、赤穗遺墟知曷處、播山獨駐古時青、

名言不可磨滅者、
(默書)

亦傑烈、
(默書)

吾子之感、豈減退之、
哉、惟其路遠、輪二千

號字失叶可、
惜、作白槍、
或可乎、
(評者不詳)

奈疑何誤、
(評者不詳)
和親之和仄
(評者不詳)

扇面藍閣深雪圖、用昌黎韻、 六日

敢企昌黎誠動天、樞輿暑路亦三千、擁閣深雪非今日、收骨瘴江思昔年、

膝下、一封無未達君前、故人贈我扇頭画、風落長安大道邊、

、七日過姬路、

快壯豪邁駭人、(默書評) 姬路城存百尺高、信義何如江氏固、山陽長仰白槍號、

、題大石良雄微行圖、 七日

深知老僕鏡心肝、情事千般欲語難、一筆微留無限意、長令志士以心觀、

、一谷 九日

敗餘人膽破、一谷更無奈何、莫謂平家辱、未嘗向仇和、

楠公三首

生逢知己主、國事力難支、嗟臣死而已、死外無可爲、

臣心丹若日、肯從暗昧爲、如此功不就、臣罪臣自知、

千歲忠臣志、一朝濟世爲、經權孰優劣、君合自深知、

、追憶岸御園、

前年惡瀉率濱同、天奪御園投鬼中、萬卷藏書多手抄、一生深意在皇風、

縛 吾 集

對甘清泊、里諺猶驚博通、立傳會齋負心恨、忽過楠墓想斯翁、

過大坂一十日

崇成雲表學、坐運海外軍、平生攘夷論、欲起此翁聞、

男兒山 十一日

男兒山若古、男兒人已非、廣柳車中客、淚帶暮雨飛、

無題 十一日

今朝送北客、今夜南賓迎、只見黃金色、不解遊子情、幽閨事夫者、何苦王蠋貞、

王蠋五言貞忠盡矣、六句切當、(默書)

淀堤 十一日

今日長堤上、南音一楚囚、雨淫高水脚、雲掠失山頭、芸易忙民事、凡都入帝州、

大佳、(默書)

十二日

帶淚孤囚有孰悲、檻輿今日過京師、上林暑到清陰縮、大道霖餘蔓草滋、生死於吾非、

第三之句、多少感慨、(默書)

大事、乾坤無愧是男兒、他年若遇源公問、爲報寅終不負知、

伏水有感、仍舊作韻

伏水城頭晚綠酣、木桃黃熟逐征驂、男兒齋志年華老、滿面啼痕滿腹慙、

冠觀聲病、故改(默書)

韓文公

一代文章天地寬、淮西事業勒碑千歲孰追韓、藍閨何事秦雲黑、咫尺長安不可觀、

叔山

湖水池曾鑿、大津糧可因、欲知天道意、寂嶽白嶙峋、

金川

廿四日

金港泊夷艦、三檣七隻高、興念思故友、虜氣炎暑燥、

品川 同

不改舊山河、重來感慨多、街上人何鬧、夷人驅馬過、

蟠桃

蟠桃結三子、欲食即尋思、下者未全熟、食之長忘飢、中者已全熟、食之顏不衰、

其上最熟者、入口如玉脂、三食風生腋、忽化仙子姿、變得雲如龍、壽似引氣龜、不老長生術、舍茲將安之、

道上詠史三十解

瓜熟青門外、桃熟武陵中、逃秦人或有、誰逐鉞椎風、

張傳功難企、筆硯疲書傭、聞山名投筆、欲起定遠從、

兵家謀略、辭案妙甚、六朝不遠、變得雲如龍、句疑變如龍、得雲龍之倒置、(評者不詳)

詩調大變、此公之變風、性未足以多矣、(默書)

天孫傳三器、倭武弘、帝邦、回思振古事、華表當與窗、
 豆羹與簞食、得失生死時、千歲齊餓者、嗟來獨克時、
秋(木)殺氣生沙漠、忍看虜馬肥、只要全漢節、寧復望南歸、
 公山與佛胎、同是叛反餘、欲往聖志大、亦應歎才疎、
欲往ハ聖人ノ志、不
 果ハ聖人ノ志識、
 世微楠判官、君臣義將蕪、世微豐大閣、孰使華夷殊、
 聖人觀本達、夙將成敗齊、在世行吾義、何必歌鳳兮、
 遜國與復辟、均於大義乖、有明二十代、崇禎死尤佳、
 正學百世師、三楊一代才、無裨國與道、程濟婦寺哉、
建文ト英宗ハ、皆死スヘキノ時ヲ失
 フ、斯ヲ以テ、余、程濟ヲ以テ知トセ
 罪ナキノミ、
 程濟雖婦寺、不レ失レ爲忠臣、何比解吉水、生爲作傳人、
 昔還故友共、今往獨憂勤、中山命也矣、重到吾亦云、
 〇二公公卿傑、死報明主恩、菊川身雖沒、千歲忠魂存、
 老兵說敵美、官軍心肝寒、富士川上鴨、留與後人看、
 〇從容死自易、慷慨死太難、吾非好異論、南冠與文山、
 兄弟廿年別、邂逅黃瀨川、同根友于厚、腰越何相煎、

佳、(默書)

多少感慨、
說短、恐不
成平氏之美
乎、(默書)

說長、故成
源家之美
也、(默書)

利兵仗僕、
無所弗勝、
起承恐顛倒
(評者不詳)

妙 (默書)
妙 (默書)

、追捕竊朝權、忽令正氣消、孝烈二孤在、天地不寂寥、
 先達忌勝己、俊髦常逃郊、古今最難得、管鮑徐葛交、
 魏笏感唐宣、蘇文悅宋高、真龍有誰好、圖書求人豪、
 文王不殄慍、成湯稅在禾、魴魚方頰尾、仁政肯蹉跎、
 有佛必有魔、魔常十倍加、所以老和尚、終日只趺跏、
 張許節義烈、李郭功業昌、生死各有遇、漫勿加低昂、
餓(一本)夷清飢見清、周召貴安氓、仁者各有道、如天有陰晴、
 劉伶終日醉、屈平我獨醒、彼各有生色、譬如丹與青、
 〇〇子陵隱釣臺、文淵死武陵、行藏各任志、人有能不能、
 文山若求死、盍死崖山舟、服腦與斷食、未免生猶偷、
 生賦正氣歌、死留衣帶箴、生死安足論、凛々不磷心、
 尊攘我公志、親書昔嘗譜、安畏一時禍、肯貽千載愆、
 赫々清和裔、征夷萬國瞻、萬死陳大義、尊攘有何嫌、
 博浪椎雖誤、斬馬劍甚錢、古人吾師也、南山節富々、
 、、和文天祥正氣歌韻、

淚松集

解題并凡例

- 一、「涙松集」は、安政六年五月、松陰が江戸に護送せらるゝ途上で詠んだ和歌を集めたもの、尤も江戸での作も二首添へてある、歌集の名「涙松集」は附載した跋にも記してあるやうに宍戸真徴の命じたところである、
- 一、本書は警護の士某が檻輿の傍に在つて、松陰の口授を筆記したものであるから、勿論真蹟本はない、萩松陰神社蔵の「東下雑集」中に綴り込まれてゐるのを以て原本とするより外はないが、これは松陰常用の罫紙二枚餘に書きつけられてある、恐らく筆記原本ではなくて別の寫本であらう、
- 一、此の原本には三様の朱筆書入れがある、鈴木高輅、僧黙霖と某である、高輅と黙霖の書入れは欄外に夫々一箇處であるが、これには自書してある、なほ本文中の批點、及び添削は高輅の筆であらう、欄外にある片假名の書き入れは某の筆である、この某が何人であるかは今の所明らかでない、
- 一、本書は維新前「松陰先生遺蹟」として「縛吾集」と合本で刊行せられ、後また同じ版本によつて單行されて居る、又明治四十一年發行の「日本及日本人」松陰號にも出てゐる、此處ではこの三者を流布本と呼ぶこと、するが、これには更に著しい改竄が施されてゐる、跋にも明らかやうに近藤芳樹（藤原宜寸）の加筆したもので、或は宍戸真徴も添削したのかも知れない、
- 一、本全集に於ては原本の歌を本行に置き、他人の添削批評等は欄外若くは行間に細書した、流布本と對照の結果

は之を別行に細書して示した、

一、なほ流布本には附録として更に二十一首の歌を蒐輯して居るが、これにも夥しい加筆がある、こゝにはこの附録の中跋のみを存し歌は載せぬこと、した、讀者若し流布本を所有せらるゝならば、「東行前日録」「留魂録」及び安政六年十月の書簡中に散見する原歌と對照せられむことを望む、

(委員 玖村敏雄)

涙松集

イトアハレ
ニ承侍ル

涙松「のほとりにて」

歸らしと思ひさゝ免し旅をれ盤はたひとしをぬるゝ涙松の歌

五月廿五日

(流布本の詞書)「ふみと松のもせよて」

菅公廟

思ふる歌君心あはれくし沈そのかみみ、後し盤はた賤をあつ旅よは遣はても

廿六日

(流布本)「菅公廟を拜して そのかみはこゝろつくしを思布哉身を東路の旅よやつして」

鈴木大人はおくる

君こ己こを盤はた蛙鳴音を聞きかん公のた免おまかをのかためまか

同

(流布本)「鈴木高輦の家のと利とすくは乎をり蛙のこゑを聞て 君こ己こその蛙の聲も沈おわらめたるよめ夜

とよな記おりすらすむ」

五月雨止

ぬりけ、く五月雨晴るゝ、まろ盤はたまゝ人なやほをる暑あつ暑

同

ひそみても
鳴とハをれ
と天よさへ
蛙の聲のき
こえねるら
別高輦

(流布本) 「五月雨それていと雨つき日たもひよすることありて 布りつく五月の雨此やめとまどらつ
さに人のなやむ暮哉」

薬しをは遣らるゝときゝて

せら^とれて行く身も君の恵也むくひて^いる^てあ^かへさ^めおく^きや

廿七日

(流布本) 「醫師乎つれ給とほと^むて たら^てて行身にさへもち鳥比かゝ^むめく^こをい^閑てむ^くい
む」

呼坂^てゑる人の陰なら見送り遣る時

かり^そめの 取^らぬ^ぐふの別^きさ^ちあり^た物^をもい^て思^ひを^まま^さん

同

(流布本) 「呼坂^てひ^まれる人の忍^むて送^り来^りけるに よ所^見てわ^られ行^堂に^かな^し乎^こと^よ
もい^傳ハ思^ひみ^こされ^む」

小瀬川

夢路^にを^もへ^らぬ^關浅^打越^て今^をあ^幾りと渡^る小瀬川

廿八日

藝州路

安藝の國昔^かからの山川^よそ^はあ^しか^らぬ^まそ^ら浅^の旅

廿九日

嚴島

*作問昌照
である日誌
十卷久坂玄參
の九傳日誌參

ア ナ ア ハ
ム ネ ツ ア
ハ バ カ リ ニ
ナ ム

道路依然
山河舊恩
堂々毛利氏
奈此丈夫之
魂(黙)之

せのちみ^れいつきの島のい^さを^し浅^思へ^盤今^も涙^まほ^るゝ

同

(流布本) 「いつき鳥乎見^やりて ぬ^さを^して猶^世は高^程いつ^きし^また^もへ^ハい^万も^なこ^こなるゝ」

廣島^こて駕籠^の戸^を明^よせ警固^の人^は頼^むぞ^て

世の中^は思^ひの^ゆら^ぬ身^から^も浅^見ま^ずし^き廣島^の城

同

(流布本) 「廣^しま^よて駕籠^の戸^は佐^せて 世^中を^たも^ふも^せて^泥身^はハ^られ^と猶^見ま^ずし^き廣島^の
城」

城

備前路

郭公^まれ^はあり^行く^夕く^まよ^雨を^良かく^盤聞^さら^まし^浅

六月五日

(流布本) 「備前^比國^よて 郭公^{……}雨^しふ^らは^ハ……」

吉備宮

今^の世^盤君^の誘^子せ^ひぞ^おふ^み堂^ぬまた^さめ^てく^しの^みを^とり

同

(流布本にはこの歌がない)

淡路島

別^まて盤^ぬゝ^む淡路^島を^盤知^らて^や人^のゆ^ら過^らん

八日

(流布本) 「淡路州 わ^られ^つゝ^まも^らち^のま^まそ^とハ^知ら^てや^人の^よ所^は過^らむ」

明石

せ、まりて月をみるゑた身也セ盤を茂ゆ^てれ^{やそと}ゆんゆあし浦波

同

(流布本) 「明石の浦

ひと夜祓て月よりあらしのうらなみハあそれも深江こよひふらまし」

一谷

一谷打死を遣しまをらを、起して旅の道はまこせん

九日

(流布本には「一の谷」としてある)

*詞書がな

あ遣^しくも公の御夢まひりよしを思へ盤今盤死さ良めやハ

同

(流布本) 「湊川よて

かしこくも君々御夢見ゆときらハ消むこの身をなふういとむ」

淀

ことぞ^と淀の水車昔^のいく廻りして世を盤^へこたや

十一日

伏水より都を拜し奉りて

見^にあ^らぬ昔の人比戀しきと思さん^己とのかしまかりたる

アナカシコ
侍子
モ泪
グミ

(流布本) 「伏水より都の方を拜し奉りて 見すまぬ……たそさんふとそ……」

護送の人々も別るとて

廿四日
品川

歸るさ雁の初音茂聞得を磐音はまを思ひ^あめてよ

(流布本) 「歸るさよそつらりか祢の聲^はハ我音信とたもひい傳てよ」

七月九日幕府へめさきて 公館を辞をるぞて

待得たる秋の々したを今をぞて勇しく鳴をつ^は虫か歌

(流布本) 「七月九日幕府の召とて御館をいてけはをりに まち得たる時盤^はいとて武藏野よいさほしく

な九響むし^らふ」

(萩市松陰神社藏 校合済)

(附載)

すへて歌のちす四十、ミな國をれもふまことよりよ^と出されハ

王を尊ひていましへのねを御てふりまかへし、夷乎^を比て^とつミ比ほとりをたよめむ

と^はるの志おのつら言比外ま、^海へり、^佐るハゆやをなさぬところなたよしもあ^ら祢

と、天地乎うこ^らしたは神をならしむるいさを盤中^にに^らる堂^をくひよそあ^るへき、ま^と

耳^とちめ比^はひとう^らハ橘^のやうち君比討死しと^はひしをり比言葉よこ、ろかよひて露^をか

りもこの世比情まひ^られすいと^はむらしくなむ、あそれミな人つ祢よこの歌を^はむ^らて^ま

のこ、ろをさ^まわすま^はハ、君耳^をむくふまもあ^く夷^はたあ^るる、憂もなくありな舞^も

*^しは^たが^原は^歌者
略^した^が原^は歌^者
生^り七^たひ^つつ^も
夷^を會^りつ^つ
忘^れぬ^め裁^らる^る
い^ふの^であ^る

*^流布^本に^は
四^十首^を載^せ
て^ぬる

此そ

藤原宜寸

芳宜の城下を南に堂へ出ぬる郊外まやし布る松とて利、そをなま松となせいふ、
 他邦耳と悲あつ人そまの松平見へりて悲しき、他邦よ利年月へて歸り來る人そこの松を
 見つて嬉しむ、やましたまもかなしきまの松よ利てなま松とくはる、茂とりて名よ
 よへるなり々利、吉田義卿ハ嘉永癸丑の歳よ利外夷此我 神州を輕しめ悔るこぞ茂布あ
 く慨堂と、人耳をたさちて言まも事まもいと切まらそしとるか、公ま布れて囚人と取
 り、東國ま赴きけるをり此まつのもとまてよめる歌まつけて、憂の中まよま出ぬ利した
 悲の歌ともこれ閑ま加き集めたる乎、やからな流杉脩道もち來て我ま校合せよとあはらへ
 々流乎、やくもを此せてなまきりま過しける間に、たのま江戸の櫻田殿ま候らむとて出立
 し日、そ農松のま行て義卿のことまひ出つ、松のほれおた色さへあゝくま涙のま
 ねとな利て、ゆ堂にそあらぬ名まこ所なとつま布まやたて行過つ、ひと、せはる利の
 江戸此候まひきて、歸り來てまその蔭乎見ま盤、千とせ農いろもたのま取く枯あから
 きてなむとて利け流、々耳なままあぬ人のうへ乎ハ岩木まよとへい布る世中のまよひな

るを、此松盤忠孝の為耳身をもすて流人のか々し涙のいとあそれふあさに感じて閑ま
 するやと、まもなま此もとふさる、かあやしく、やあて涙松集となつて

松の葉此千とせの色ハかむなくてなま此れぬ袖の上哉

文久壬戌の歳、神無月あり、そのうままたま加たつて閑へしは

実戸真徴

(木版刊本に據り校合済)

留魂錄

解題并凡例

一、「留魂録」は江戸獄に於て刑死の前日（安政六年十月二十六日）の黄昏に成れるもので、知友門下生等への遺言書ともいふべき貴重な文獻である、これに依り幕吏取調の経過や、獄中志士の消息が明らかになると共に、又松陰の死に直面しての静かな心境を窺ひ、後起の同志に對する痛切な遺託を知ることが出来る。

一、この書は二通作られ、一は刑死後間もなく飯田正伯等から萩の高杉、久保、久坂連名宛に送られた様であるが、現存しない、他の一は同獄囚人沼崎吉五郎といふ者に保存せられ、明治九年に至つて野村靖の手に渡り、明治二十四年萩市松陰神社に藏められたのである、この両者に就いては本文の後に附録した野村の文及び本全集第九卷所載飯田正伯の「埋葬報告書」並に第十卷所載の「小田村伊之助檜莊日記附録日載」を参照すべきである、三者の記す所必ずしも符合しないが、現存真蹟本の來由は確實に知られる。

一、真蹟本は薄様半紙四つ折十枚に細書してあり、その折疊みの跡深く垢染みたるは、沼崎が流竄十幾年に渉る保存の苦心を物語るのであらう、編者はこの書を原本としたが、他の一本に就いての調査も十分にした、今のところ次の四つをその資料として擧げることが出来る、(一)、杉梅太郎寫本（萩市松陰神社藏、東下雜集の内）(二)、飯田正伯寫本（吉田茂子氏藏）(三)、入江杉藏寫本（京都帝國大學藏）(四)、松下村塾藏板刊本（明治二年初秋鐫）このうち(一)、(二)、(三)、は皆松陰歿後間もない頃の寫本であり、(四)は門人等が校訂したもの、様である、この四本を真蹟の原本と

對照するに勿論大體に於ては一致し、文字の上に夫々些少の異同がある、たゞ注意すべきは四本共通に原本の一行分と察せらる、脱文があることである、これは松陰の原本がさうであつたのかも知れないが、恐らくは右四本のうち何れか一（飯田の寫本ではないかと思はれる）が寫本の原本となつた為であらうと推定せられる、編者は本文の欄外にこの點は註記して置いた、序ながら嘗て萩に於て松下村塾發行と稱して發賣してゐたもの、大正四年栉村氏註入りのもの、其他公刊年代不明の石版刷一點は、皆原本の複製ではなくて模寫である、而も誤寫少からず全然信憑するに足らぬものであることを附言する、

一、本全集には原本の寫眞を上欄にか、け、本文中右に述べた寫本や刊本との文字の異同は特に重要ならざる限り、一々註記しないこと、した、なほ杉梅太郎寫本にある默霖の批點及び評はこれを記入した、眞蹟本にあるのでないことを注意せられたい、

(委員 政村敏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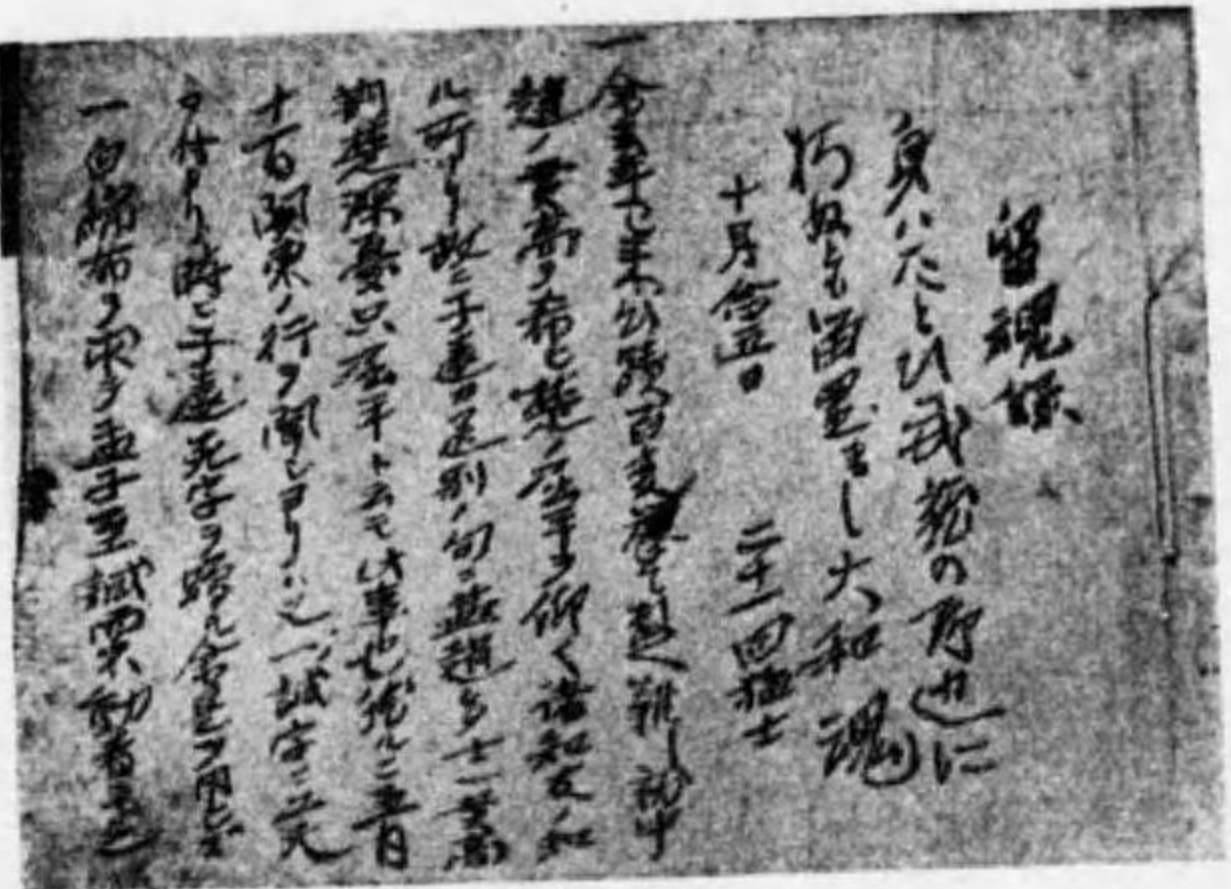
留魂錄

身へたとひ武藏の野辺に朽ぬとも留置まし大和魂

十月念五日

二十一回猛士

一、余去年已來心蹟百變、擧て教へ難し、就中趙ノ貫高ヲ希ヒ、楚ノ屈平ヲ仰ク、諸知友ノ知ル所ナリ、故ニ子遠カ送別ノ句ニ、燕趙多士一貫高、荆楚深憂只屈平ト云モ此事也、然ルニ五月十一日、關東ノ行ヲ聞シヨリハ、又一誠字ニ工夫ヲ付タリ、時ニ子遠死字ヲ贈ル、余是ヲ用ヒズ、一白綿布ヲ求テ、孟子、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ノ一句ヲ書シ、手巾へ縫付、携テ江戸ニ來リ是ヲ評說所ニ留メ置シモ吾志ヲ表スルニ、去年來ノ事、恐多クモ 天朝幕府ノ間、誠意相孚セサル所アリ、天苟モ吾カ區ミノ惻誠ヲ諒シ給ハ、幕吏必吾説ヲ是トセント志ヲ立タレト、蚊蟲負レ山ノ喩、終ニ事ヲナスコ不能、今日ニ至ル、亦吾徳ノ菲薄ナルニヨレハ、今將誰ヲカ尤メ且怨ンヤ、



*（註、十一日は十四日の誤記であらう）
*（註、以下本文中の批點は默霖の筆である）

如前評
然、前評

(※……※解題
に云ふ四本に
はこの問股文)

先三、勅ヲシテ、決メ得ル所アリ
指下、大ニ知レヨリ、更ニ生テ、
是亦平生學問ノ得カレリ
今日死テ、安心ハ四時ノ順環ニ於テ得ル所アリ、蓋シ彼禾稼
ナ見ルニ春種シ、夏苗シ、秋蒔、冬藏ス、秋冬ニ至レハ人皆其歲功ノ
成ルヲ悦ビ、酒ヲ造リ、醴ヲ為リ、村野歡聲アリ、未タ曾テ西成ニ臨テ
歲功ノ終ルヲ哀シモノヲ聞カズ、吾行年三十、一事成ルヲナクノ死ノ
禾稼ノ未タ秀デズ実ラサルニ似タレハ、惜シムヘキニ似タリ、然レ義
卿ノ身ヲ以テ云ヘハ是亦秀実ノ時ナリ、何ソ必シモ哀シマン、何トナ
レハ人壽ハ定リナシ、禾稼ノ必ズ四時ヲ經ル如キニ非ズ、十歳ニノ死
スル者八十歳中自ラ四時アリ、二十八自ラ二十ノ四時アリ、三十八自
ラ三十ノ四時、五十、百ハ自ラ五十、百ノ四時アリ、十歳ヲ以テ短ト
スルハ螻蛄トヲシテ靈椿トタラシメント欲スルナリ、百歳ヲ以テ長シトス
ルハ靈椿トノ螻蛄トタラシメント欲スルナリ、齊シク命ニ達セストス、
義卿三十、四時已備、亦秀亦実、其稗タルト其粟タルト吾ガ知ル所ニ
非ス、若シ同志ノ士其微衷ヲ憐ミ、繼紹ノ人アラハ、乃チ後來ノ種子未
タ絶ヘズ、自ラ禾稼ノ有年ニ恥サルナリ、同志其是ヲ考思セヨ、

一、東口揚屋ニ居ル水戸ノ郷士堀江克之助、余未タ一面ナシト雖、眞ニ
赤ク一面ニシテ、眞ニ益友ナリ、余ニ謂テ曰、昔シ矢部駿劬ハ桑名侯ヘ御預
命ヲ白昔シテ、天部駿劬ヲ退ケタリ、今足下
ケノ日ヨリ絶食シテ敵讎ヲ誚テ死シ、果シテ敵讎ヲ退ケタリ、今足下
モ自ラ一死ヲ期スルカラハ、祈念ヲ籠テ内外ノ敵ヲ拂ハレヨ、一心ヲ殘
置テ給ハレヨト、丁寧ニ告戒セリ、吾誠ニ此言ニ感服ス、又、鮎沢伊太
夫ハ水藩ノ士ニノ堀江ト同居ス、余ニ告テ曰、今足下ノ御沙汰モ未タ
測ラレズ、小子ハ海外ニ赴ケハ天下ノ事總テ天命ニ付センノミ、但シ
天下ノ益トナルヘキ事ハ同志ニ托シ後輩ニ殘シ度ヲナリト、此言大ニ
吾志ヲ得タリ、吾ノ祈念ヲ籠ル所ハ同志ノ士甲斐ニシク吾志ヲ繼紹
シテ尊攘ノ大功ヲ建テカシナリ、吾死スル堀蛄ト二子ノ如キハ海外ニ在
ル所ニ在リ、同志タラン者願クハ交ヲ結ベカシ、又本所龜沢町ニ山口
氏獄中ニ在リ、同志吾カタラン者願クハ交ヲ結ベカシ、又本所龜沢町ニ山口
三轡ト云医者アリ、義ヲ好ム人ト見ヘテ、堀蛄ト二子ノ事ナト外間ニ在
テ大ニ周旋セリ、尤モ及フヘカラサルハ、未タ一面モナキ小林民部
ノ事二子ヨリ申遣タレハ、小林ノ為メニモ亦大ニ周旋セリ、此人想フ
ニ不凡ナラン、且三子ヘノ通路ハ此三轡老ニ托スヘシ、

一、堀江常ニ神道ヲ崇メ、天皇ヲ尊ヒ、大道ヲ天下ニ明白ニシ、異端邪說ヲ排セント欲ス、謂ラク天朝ヨリ教書ヲ開板シテ天下ニ頒示スルニ如カズト、余謂ラク教書ヲ開板スルニ一策ナカルヘカラズ、京師ニ於テ大學校ヲ興シ、上天朝ノ御學風ヲ天下ニ示シ、又天下ノ奇材異能ヲ京師ニ貢シ、然後天下古今ノ正論確議ヲ輯集シテ書トナシ、天朝御教習ノ餘ヲ天下ニ分ツ時ハ天下ノ人心自ラ一定スヘシト、因テ平生子遠ト密議スル所ノ尊攘堂ノ議ト合セ堀江ニ謀リ、是ヲ子遠ニ任スルコトニ決ス、子遠若シ能ク同志ト謀リ、内外志ヲ協ヘ、此事ヲノ少シク端緒アラシメハ吾ノ志トスル所モ亦荒セズト云フヘシ、去年勅使繪旨等ノ事一跌スト雖凡、尊皇攘夷苟モ已ムヘキニ非レハ、又善術ヲ設ケ前緒ヲ繼紹セズンハアルベカラズ、京師學校ノ論亦奇ナラズヤ、

此事應レ然、惟我未三敢、大是勤也、生之勤也、亦惟言三其、其說極長、必首三吾子、地下三吾子、後京城一變、我輩無策、縱令有之、不レ可、如也、使二吾子、觀二今、必、憤、激、不、淚、豈、不、悲、耶、賴久太郎等、校三之意、口未三敢言、レ之、以三其、不、行、也、重罪其何、故、此家諸

一、堀江常ニ神道ヲ崇メ、天皇ヲ尊ヒ、大道ヲ天下ニ明白ニシ、異端邪說ヲ排セント欲ス、謂ラク天朝ヨリ教書ヲ開板シテ天下ニ頒示スルニ如カズト、余謂ラク教書ヲ開板スルニ一策ナカルヘカラズ、京師ニ於テ大學校ヲ興シ、上天朝ノ御學風ヲ天下ニ示シ、又天下ノ奇材異能ヲ京師ニ貢シ、然後天下古今ノ正論確議ヲ輯集シテ書トナシ、天朝御教習ノ餘ヲ天下ニ分ツ時ハ天下ノ人心自ラ一定スヘシト、因テ平生子遠ト密議スル所ノ尊攘堂ノ議ト合セ堀江ニ謀リ、是ヲ子遠ニ任スルコトニ決ス、子遠若シ能ク同志ト謀リ、内外志ヲ協ヘ、此事ヲノ少シク端緒アラシメハ吾ノ志トスル所モ亦荒セズト云フヘシ、去年勅使繪旨等ノ事一跌スト雖凡、尊皇攘夷苟モ已ムヘキニ非レハ、又善術ヲ設ケ前緒ヲ繼紹セズンハアルベカラズ、京師學校ノ論亦奇ナラズヤ、

一、堀江常ニ神道ヲ崇メ、天皇ヲ尊ヒ、大道ヲ天下ニ明白ニシ、異端邪說ヲ排セント欲ス、謂ラク天朝ヨリ教書ヲ開板シテ天下ニ頒示スルニ如カズト、余謂ラク教書ヲ開板スルニ一策ナカルヘカラズ、京師ニ於テ大學校ヲ興シ、上天朝ノ御學風ヲ天下ニ示シ、又天下ノ奇材異能ヲ京師ニ貢シ、然後天下古今ノ正論確議ヲ輯集シテ書トナシ、天朝御教習ノ餘ヲ天下ニ分ツ時ハ天下ノ人心自ラ一定スヘシト、因テ平生子遠ト密議スル所ノ尊攘堂ノ議ト合セ堀江ニ謀リ、是ヲ子遠ニ任スルコトニ決ス、子遠若シ能ク同志ト謀リ、内外志ヲ協ヘ、此事ヲノ少シク端緒アラシメハ吾ノ志トスル所モ亦荒セズト云フヘシ、去年勅使繪旨等ノ事一跌スト雖凡、尊皇攘夷苟モ已ムヘキニ非レハ、又善術ヲ設ケ前緒ヲ繼紹セズンハアルベカラズ、京師學校ノ論亦奇ナラズヤ、

臣得罪者、多、亦殿、下、之、變、也、仰、念、皇、天、之、安、慮、俯、靜、諸、氏、之、心、人、必、有、二、多、文、字、一、多、才、多、藝、故、缺、三、一、而、避、三、也、

更ニ一堂ヲ興スモ亦妙ナリト小林云ヘリ、小林ハ鷹司家ノ諸大夫ニテ此度遠島ノ罪科ニ處セラル、京師諸人中罪責極テ重シ、其人多材多藝唯文學ニ深カラズ、處事ノオアル人ト見ユ、西奥揚屋ニテ余ト同居ス、後東口ニ移ル、京師ニテ吉田ノ鈴鹿石劔、同筑州別テ知己ノ由、亦山口三輪モ小林ノ為メニ大ニ周旋シタレハ、鈴鹿カ山口カノ手ヲ以テ海外マテモ吾同志ノ士通信ヲナスヘシ、京師ノ事ニ就テハ後來必スカヲ得ル所アラン、

一、同志諸友數百人ノ内、勇義剛直ニノ深謀雄略ノ材氣アツテ、時勢ニ通シ、国ヲ憂ルノ心切ニノ国家經濟ノ志深ク、他日大ニ国ニ裨補アル人傑ハ來原・桂・飯田・尾寺・高杉・久坂ノ諸友ナリ、此ノ水越有志ノ士并ニ鮎沢・堀江・長谷川・小林・勝野等ヘ告ケ知セ置ケリ、又小田村・中谷・久保及ヒ子遠兄弟ノ輩モ国家ニ裨補アル好男子、予カ益友ノ事凡諸人ヘ告置シナリ、是皆吾カ苟モ是ヲナスニ非ス、深謀遠慮アツテノ主意ナリ、

*（獻辭は本文の上ニ次の如く書いてある）
一、視ニ文勢ハ決非ニ他人ノ也、

(附錄)

書 先師松陰先生手蹟留魂錄後

余曾爲三神奈川縣令、一日有老鄙夫一來謁、取小冊子於懷曰、奴、長藩烈士吉田先生同獄囚沼崎吉五郎也、先生殉難前一日、作此書、語奴曰、余既贈二本吾郷、然恐或阻滯不達、又以是託汝、汝出獄之日、致諸長人、長人皆知我、不問其爲誰、奴、後處流三宅島、頃被赦而歸、偶聞公爲長人、謹呈焉、余披而閱之、則先師手蹟留魂錄也、乃告以師弟之實、吉五驚喜、具說先師坐獄之狀、且留語諸友一書、及遺墨數葉而去、時明治九年某月也、因思當時留魂錄到村塾也、中有非先師手蹟者、衆不解其故、今就此始知爲他人所改作、嗟吁、先師臨終從容不迫、用意縝密、此書幸存于今、可謂其魂其文千歲不朽矣、抑吉五、一無賴徒耳、然處於流竄顛沛之間、而保持不遺、遂得全先師之遺託、豈非至誠感人乎哉、余將奉使佛國、記此書所由傳、併語諸友一書及遺墨、藏諸村塾、

明治辛卯七月

子爵 野村靖識

先師十月二十日上家大人玉丈人家大兄一書、有語諸友一書事、而不傳、常以爲憾、今又獲諸吉五、蓋先師併託其別本也、但結尾不完、可深惜、

靖又識

(松陰先生遺著所載 校合濟)

詩文拾遺

解題并凡例

一、詩文拾遺は、松陰の製作で遺著のいづれにも載せてない詩文の、處々に散在して居るものを集めたものである、
一、編纂は、詩と文との二部に分ち、各部とも、其製作の時によつて順序をつけた、

(委員 安藤紀一)

詩文拾遺目次

文

題防長地圖……………五五
 大内氏名士記題言……………五五
 自警書……………五六
 邊備摘案跋……………五六
 送中村百合三序……………五七
 跋辛亥風說……………五八
 復來原良三書……………五九
 鷄肋題言……………五三
 與治心氣齋山田先生第二書……………五三
 同第二書……………五四
 跋自寫項羽本紀……………五六
 書久保宗久刀匣……………五六

詩文拾遺

跋江幡五郎謝小野應介贈刀詩上……………五六
 跋項羽本紀贈桂小五郎……………五九
 跋敏鎌……………五九
 慧日寺印影記……………五〇
 湯盤銘跋語……………五〇
 北陸日誌寫錄跋……………五〇
 書課題後……………五二
 評久坂生文一首節……………五二
 跋自書產語……………五三
 村塾記事……………五三
 京邸議……………五三
 讀書感奮餘錄三則……………五四
 議兩府分職……………五四
 耳食錄……………五四

五二一

與_二子遠_一……………五四七
 與_二子遠_一……………五四八
 與_二入江杉藏_一……………五四九
 與_二諸友_一……………五四九
 感傷之言……………五五一
 記_二久坂玄機上書事_一……………五五一
 贈_二家兄梅太郎_一……………五五一
 記_二富永有隣事_一……………五五二

詩歌

題_二宮部增實笈_一……………五五三
 無題……………五五三
 謝_二佐々淳_一贈_二前田公肖像_一詩并序……………五五三
 又……………五五四
 子路像贊……………五五五
 步_二中村道太韻_一寄似……………五五五

夏夜散步……………五五五
 寄_二吉村明卿在_二藍島_一……………五五六
 囚室……………五五六
 送_二佐世君歸_二郷_一……………五五七
 寄_二佐世岡部二君_一……………五五七
 贈_二讀書人_一……………五五七
 無題……………五五八
 新年簡_二清太_一……………五五八
 時事に關する狂歌……………五五八
 高須未亡人に數々のいさしを物語りしあと
 にて……………五五八
 未亡人の送られし發句の脇とて……………五五九
 高須うしのせんへくとありて汗ふきを送ら
 れければ……………五五九
 高須うしに申上るとて……………五五九
 木々大人心ありとて佳節も杜康の家へ過

られされハ屈原の事なと思つゝけて……………五五九
 述懐……………五六〇
 十月廿七日呼出の聲をきゝて……………五六〇
 辭世……………五六〇

詩文拾遺

文

題長防地圖 (弘化三年夏)

余平生憂昏于地理矣、頃得長防地圖朝夕細觀焉、其圖色線以紀某郡至于某處、某村至某地、及山脉水道所至、道路所通、又旁出、自某地至于某地幾里、某郡歲入幾石、以明村落之大小、道路之遠近、米粟之多寡、可謂詳悉矣、余初見之欲撰長防之地志、然不現經其地、故譬如說夢焉、故半塗而廢矣、夫地理之學所係者甚偉矣、布政者因地理之所宜、用兵者依地利之所便、故治而布政者、乱而用兵者、皆所宜諳也、禹貢之審地理、其旨深矣、

丙午夏日

田矩方識

(原本には御兩國圖高須の文字が書添へてある、高須所有の地圖の意味か)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園)

(大内氏名士記題言)

(弘化四年三月廿七日 松陰在山口湯田)

大内氏有名之士、記二小簿、附大内盛衰記、防山口龍福寺之珍藏也、予在湯田客舍二日、同舍人示之余、々乃

閱之一過、曰、此小冊子耳、寫之甚易、而他日每讀大內之史記、點檢人名、則其得失邪正、用力簡、而記臆詳矣、且可以驗此冊之詳略實妄也、若果詳且實、可供他日之用、則以為珍亦可矣、遂寫之云爾、化丁未三月念七、書于客舍、藤矩方、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

自警書 (弘化四年十二月九日)

昔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孫敬常閉戶、古之人、其於學也、勤勉刻苦率如此、猶何暇吟花醉月而為風人之態哉、

弘化丁未臘月九日

藤矩方識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

(邊備摘案跋) (嘉永三年九月)

矩方借觀邊備摘案、并一齋老先生還摘案時和牘一道、竊謂老先生蓋為海內之儒宗、其片言隻語、固足以徵一時而傳永世、况其深善而弗措、又以示人云者乎、抑鏗軒先生謙卑、必取裁而後為、其不自是之意、可不欽乎、矩方因寫摘案附和牘、且妄錄鄙見、以質于先生、先生云、牘之言過獎、雖不敢當、以牘附後、亦足備

後考、且其評語有深感知己之言、願假手於子、錄于余稿本、矩方慙懼、固辭不允、因錄其牘及評語、又誌其由云、庚戌暮秋下浣、萩府吉田矩方謹識、

(萩市松陰神社藏 校合濟)

送中村百合三序

(嘉永五年力 松陰·中村在萩)

昔者室町氏之失序也、列國分爭、瓜裂麻棼、大者連數州、甲兵數萬、城邑數十、小者據數城、擁數郡者、不可不舉數也、獨吾藩奄有山陰陽之十數州、西臨豐筑、東觀畿甸、南海請援、北海納款、方是時、四境多故、羽檄如飛、晨東而夕西、昨南而今北、士之要功名於當世者、未嘗邊一日寧處、而士亦自淬勵、智謀勇力、不其乏其人、及天下已平、封疆已定、無復四方兵馬之事、然曩時之士、猶有存焉者、乃至其子其孫、亦奉遺訓、守宗法、言語行事、磊々落落、比古人無愧色者、往々而有矣、其後太平日久、士漸驕惰、浮華柔軟之學、亦從而乘之、向之磊々落落者、蕩然泯然、至不可復見、江河日下、滔々不回、世道之汙、不知其所底止也、天保八年、我公即位、慨然尚古、乃曰、天下之生人、豈豐于古而歉於今哉、特士安所見聞而然尔、於是、聘天下文武之士、誘國子弟從之、又撰下年少精銳、可望成立者、聽其遊歷四方、將以使人士自淬勵、智謀勇力、不其乏其人、行之十有六年、士風丕變、智勇輩出、然而未其有磊々落落、比古人無愧色、可以副我公造士之盛意也、於是、我公愈益勵精苦心、將以大造就其人、去年三月、發文武學士二十名於關東、今年正

月、癸四名於關東、八月、癸二十名於鎮西、今月、又癸九名於關東、而吾友中村士恭向已為學校舍長、尋拔儒員、頃特命學於關東、余顧視此間所癸之文學士、其眷遇譽望、誰有出士恭之右者哉、余閉屏處在家、竊聞盛事、為士恭祝之曰、十有六年之間、未有磊々落落、比古人無愧色、可以副我公造士之盛意也、其有是在我士恭哉、在我士恭哉、噫為士恭者、其可不勉乎哉、

(齋藤拙堂筆)
長門文武之盛於此一序亦見之、士恭者又為其翹楚、

(松陰)
子義以兵家者流有此斐然之文、亦可見長藩之盛也、

癸丑仲夏

謙妄批

(京都帝大尊攘堂藏 校合濟吻)

跋辛亥風說 (嘉永五年四月 歸國途中)

是客歲蘭商所上新聞紙也、吾邦環海為國不泛交外國、崎嶇貿易、獨許清蘭二國而已、且其所主在索夷情、而不初以利為要也、故二國之來、必上新聞紙、而清人鹵莽、其所上率無足觀者、則獨有蘭而已矣、是以蘭船之來、天下之策士論者、以夷情為念者、皆仰而待之、聞紙朝上、而譯藁夕已遍天下、客歲幕府特秘新聞紙、使彼天下之仰而待者、不得聞焉、廟堂之慮、固不可測、則皆曰必有事觸物情矣、頃始得而讀之、果然、但聞紙之休、紀事極脫畧、以余觀之、可疑可慮者不少也、幕府措而不問耶、抑知而秘之邪、嗚呼慮之深遠、鄙人

欠

欠

童子所_レ易_レ治也、數年之後、從_レ史入_レ經、從_レ集入_レ子、未_レ必無_レ人、吾之所_レ待是也、雖_レ然是皆漢學者流耳、又有_二生_一、一欲_レ從_二加茂本居_一二先軌轍、講_二古學_一讀_二古書_一、一欲_レ泝_二水瀋及賴氏流派_一、明_二國體_一通_二皇道_一、是益可_レ樂也、有隣謂_レ余曰、諸生斐然成_レ德達_レ材、三年七年、成章可_レ期、吾與_レ子、將何以自居焉、余曰、諸生成_レ材成_レ能皆果如_レ彼、吾乃得_レ以_二不材無能_一自居、是天下之大快也、有隣肯_レ之、余乃書_レ此以待_二其成_一、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堂)

京邸議 (安政五年カ 松陰在萩松本)

謹按、官司之要間、班資之崇卑、皆隨_レ時制宜、無_レ有_二一定_一、今 君公方以_二勤 王_一為_二重事_一、則 京邸官司、職宜_レ要、班宜_レ崇、崇班要職、其選亦豈尋常俗吏而可_レ哉、旧例、以下奉_二幕府_一莫_レ重焉、公儀人多班_二奧番頭_一、出入親密、以下大坂金穀事關_二係國用_一最大、頭人以下、皆以_二歷練老吏_一為_レ之、頭人則班為_二表番頭格_一、獨 京邸寂寞、門雀可_レ羅、為_二庸材朽木棄地_一、豈 君公勤 王之旨為_レ然哉、且從前邸中無_レ事、宴樂是醜、如_レ是者習為_二故事_一、九守_レ京者、未_レ拜_二 御所_一、先遊_二嶋原_一、親王關白、不_レ知_二何人_一、妓名酒號、左右逢_レ原、至_レ今猶然、 京吏俸給固薄、又遊蕩盡_レ之、枵然將_レ餒、尙且狼疾、騎虎不_レ休止、今日 天子軫念、公卿切齒、邸吏尙醉夢中、不_レ辨_二其何故_一、政府蓋亦悔_二其弊_一矣、蓋_レ反_二其本_一焉、反乃選_二差_一二有志者_一、以為_二 京師間諜_一、吾竊為不_レ知_レ為_レ政矣、請私策_レ之、邸守班資、當_レ如_二公儀人_一、若_二大坂頭人檢使以下至胥徒_一、皆仍_二旧例_一、但其人必聰明識斷有_二學問_一、尤知_二尊 皇之義_一者、

雖_二宵徒之賤、不_三敢忽_二其撰、况_二邸守乎、其俸給不拘_二旧例、必優_二給之、足_下以結_二公卿私人、及養_二志士仁人窮乏饑餓者、然後為_レ可、九守_二京邸_一者、上出_二入公卿之門、致_二戀闕之誠、以安_二九重之宸襟、外交_二遊志士仁人、採_二聽天下之公論、以輔_二本藩之庶謨、內揆_レ文奮_レ武、鼓舞_二闔邸之士氣、下至_二宵徒雜役、使_レ無_レ所_二屈抑、使_二邸中絕無_二脂粉之臭、醉夢之闌、豈不_二堂々大國之京邸_一乎、行_レ之極易、有司何所_レ患、不_二敢行_レ之、吾故曰、不_レ知_レ為_レ政也、謹作_二京邸議、其人物錄別見、

(東京市益田兼施氏藏 校合濟[㊦])

(讀書感奮餘錄三則) (安政五年冬)

今日時機甚迫、而俗論梗塞猶尚依然也、寄組入學、本非_二大議_一也、然是且不能_レ克_レ俗論、則他何足_レ言、故以_二西門人投_レ巫治_レ河之事_一責_二諸彈相_一云、

彥根大老智瑤也、罪_二尾水越橋、請_二地於韓康子_一也、四公不_レ辭_レ罷、猶_二韓與_二萬家之邑_一也、已而罷_二土佐宇和島、使_レ請_二隱居、又求_二地於魏桓子_一也、或傳、土佐欲_レ不_レ請_二隱居、果然、趙襄子之不_レ與_二蔡鼻狼之地_一也、當今天下之勢、正方如此、一日萬幾、殆乎岌々乎、未_レ詳_二張孟談在_二何落_一也、晉四大夫莫_レ如_二趙氏強、吾願_二我藩為_二趙氏_一也、與_二童子讀_二綱鑑、縱言及_レ之、

中大兄皇子與_二鎌足誅_二入鹿、誠危計也、誠快舉也、吾藩與_二四侯誅_二彥根、易于入鹿、其快過_レ之、當路君子無_二遲

疑_二幸也、為_二童子讀_二日本史齊明紀、因思及_レ之、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

議_二兩府分職_一 十一月念五日 (安政五年)

撰充之議已定、分職之宜、亦不_レ可_レ不_レ議也、行相府、固政務之本也、然簿書期會、雜碎之務、徒乱_二人耳目心思者、亦不_レ少矣、切謂、當今外事、莫_レ大_レ於_二勤王、內事、莫_レ大_レ於_二治民理財、內事專歸_二諸國相、而行相專任_二外事、責各有所_レ歸、互相輔、而不_二以相擾、大計可_レ建也、御政務座之職、吾不_レ能_レ知焉、然其記錄典故、雖_二極機密者_一、^{△皆移_二諸國相府_一可也、(原本上欄)(付カ)}皆附_二諸國相府_一可也、使_レ下行相府無_二一冗雜之務、靜思安居、以謀_二外事、某人當_レ使_二京師、其人當_レ使_二幕府、某事當_レ告_二諸同列諸侯、某事當_レ謀_二諸三末岩國、兵士幾名、器械幾副、金幾兩、糧幾石、規画計算聞_二之君公、議_二之大臣、下_二之所司、皆主_二之行相府_一可也、宋蘇軾策契丹西夏^(ムシ)□_レ倣古行人屬國、特建_二一官、使_レ宰_二相於_二兩制之中、舉_二其可用者、重_レ任厚責、使_レ其日夜思_レ所以待_二二虜、勿_レ奪_二其權_一也、是與_二今御手當方、不_二大相遠_一、^{*このころより}宰相雖_レ無_レ奪_二其權、々且奪_二於宰相_一矣、決莫_レ能_レ濟也、以是制_レ虜、猶可、勤王之事、豈如_レ此而為_レ可哉、唐許遠謂_二張巡_一曰、公智勇兼濟、遠為_レ公守、公為_レ遠戰、遠位本在_二巡上、至_レ是、授_二之柄_一而處_二其下、無_レ所_二疑忌、居中、調_二軍糧、修_二戰具、而戰鬪籌画一出_二于巡、噫、是古之公道、抑亦報國之赤心也、兩府撰充、固在_二兩相商議何如、然使_二井上前田諸人、有_二張許二公赤心之報國、則公然請_二諸兩相、以取_二君公進止、何不足_レ之有、自薦未_二必夸、自貶未_二

必辱也、然公道之廢久、嫌疑之風熾、而報國之赤心、未及三公、則大計何由建、而勤王終不可濟也、

(下關市森祐三郎氏藏 校合濟園)

耳食錄

(安政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松陰在萩松本、嚴囚中)

近日士論、多重周布、周布之爲重、吾殊不悟其然也、吾試論之、周布同事之人、則內藤北條兼重藤井、雖皆今世文才、無有忠直之氣、謬謂之風、是其志之無有爲、已可見矣、御密用者、御政務座之階也、而其御祐筆、則福嶋吉右衛門、其人雖善良、立本乏氣節、何裨補之有、來原中村桂來嶋、皆忠直有爲之士、而周布則疎之、或問、周布疎忌四子、何以知之、曰、周布欺來原中村、見嚴囚紀事、夫親者、告之以實、今以虛欺之、得非疎之乎、因相府、欲以來嶋爲御所帶方、議已決矣、已而事中輟、來原嘗論、桂宜置諸君側、已而屈之大檢使、余臆斷之曰、周布皆忌之也、其信而用之、則山縣半藏、

山縣稱湯治、實往三國、十一月廿五日、下淀入坂、仙吉者、自京歸、爲余道之、山縣言曰、余、變姓名、稱某、帶行府密命、來于此、切勿令前田中村知之焉、

其狎客、於茶則井上雷六、於酒則土屋彌之助、其裝慷慨、扮氣節、則松嶋瑞益、赤川直次郎也、然松嶋赤川、猶不及山縣之信用者、其有爲之氣、浩々未止、不能如山縣之柔順也、近時政府非無美舉、然福原繼嗣之事、

左近允遺言、彈正右之、而君公允之、雖無周布必成也、學政更張、步兵演習、議皆發自國相府、農兵之議、國府發之、而行府沮之也、京師細作、國府差之、而行府抑之也、細作在京者、福原邸守、置酒懇慰、止其外出、蓋奉行府旨也、然則雖無周布、何損于國焉、且事之不舉者、指不勝屈也、親政衆議未舉也、和睦大臣、未舉也、親三末岩國、未舉也、江邸俗吏、宜一掃盡之、而未舉也、然則周布之爲重果何以也、今周布上獲於君公、中知於行相、下荷一國人士之望、乃其身則重、其所以爲國重者、何爲不成、何言不聽、是吾之所以不悟也、往年、周布免御政務座、余使人謂之曰、公幸罷官退居、宜教育英俊、以裨益國家也、周布曰、吾不能耐矣、吾以是知其無志、而今加此、何重之有、 十二月十三日書、

(東京市青木梅三郎氏藏 校合濟園)

與三子遠四日

(安政六年二月四日)

向改貴稿、欲用施全刺秦檜事、誤施作章、後乃覺之、懶未及告謝、偶讀李氏焚書、引朱文公云、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又引或云、今之岳祠、多鑄賊檜像、跪縛門外、當更鑄施全像、立在左、持刀砍檜乃得、何其言之壯也、昨聞賓卿、實甫歸國、因滯山口、獨無窮歸家、三人氣魄衰茶、俱禍忘義、徒以待時藉口、而不思時之逝而不待人、使吾悶々廢食焉、然切勿下以施全事一語、渠、亦嚙驚投箸也、貴稿章字、急速改之、

(東京市野村益三氏藏 校合濟)

與子遠(安政六年二月十九日)

(伏見番人宛)
云々之策、公自信為レ妙、断然逝矣、至于後事之策、舉附之後人、々々能為不能為、於公無レ關也、日期甚迫、公不レ発、後事不レ舉、坐失レ機會、恨憾何極、有レ詩云、秦兵入レ界百難生、此際寧違縱與レ横、勿項田光雖レ闕死、燕丹難レ免促レ軻情、吾平生惜レ荆卿名心重甚、亦燕太子之遺意耳、公切以レ荆卿為レ戒焉、意有未レ尽、今夕一來、不一、二月十九日、寅白、
公意既尽レ前夜、則不レ須ニ更來ニ吾意無レ不レ尽也

讀綱鑑補、偶得二語、錄送子遠、

宋史康保裔傳謂、死雖レ傷レ勇、終異荷免、功雖レ無レ成、志有レ足尙、故取為忠義列傳之首、所以勸死忠也、

自戒 此戒素自戒、復欲レ寄示某々二友、然今未レ審當否、故暫停レ之、至示子遠、殊無レ意氣、尋常草稿視レ之、勿レ生レ許多曲慮焉、回白、

名 (三首戊午陶室文稿にあるゆゑ此には省く)

忍 (二首同じく省く)

松陰稿

(以下原本は欄外にあり)
春宵一刻直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といふこと讀み、子遠ニ遣らしぬ、

獨寐農首茂舉て窗みれば花比月影直千金

矩方

良宵如此、豈可ニ復得、

日月如レ流、機會易レ失、○來月五日まで僅有二十五日ノミ、十五日又失ニ五日ニ矣、

(東京市野村益三氏藏 校合濟)

與入江杉藏(安政六年二月廿日)

(小田村)
士毅所レ見、如此而已矣、尋章摘句之書生、安知英雄豪傑之大策畧哉、足下固當不レ惑是等說也、足下不レ告而発、吾萬々無レ恨、然心中猶有ニ欲レ言者、幸一來、吾則尽レ之、
(佐世・松通)
八十・松洞、亦皆凡士、不レ足ニ誘去一也、

松陰

廿日
子遠足下

僕信ニ足下、故呈ニ此書、足下若不レ信僕、却ニ回此書、

(東京市野村益三氏藏 校合濟)

與諸友(安政六年二月 松陰在野山獄)

大丈夫當ニ卓然自立、不レ為ニ三聖万賢所ニ動搖、若隨ニ人跟脚、持ニ人杖屨、終身奴而已、伏見之事、吾不レ能ニ自為、特為ニ子遠所ニ問、然後對レ之、遂論及ニ諸友、々々不レ是則已、何更為ニ一獄奴言、荷ニ多少憂慮哉、是吾已繫レ獄為レ奴、

諸君又為三奴之奴、不三更辱三乎、諸君唯能自立、勿三復問三獄奴、獄奴不三喜三奴、為三惜三死極甚、故偷三生于縲繼、今後近則來原・桂、遠則周布・長井、交來奴三吾、吾雖三然獨不三可、為三大丈夫三哉、

八十、大是痴漢、明知三西則負三師友、東則辜三君父、三々師友、輕重易三辨、何困迫之有、(岡部)子楫有三說、何不三為三僕一言、大氏諸友待三僕以三鬼神、有敬而遠三之而已、乃而從後言云、義卿強三入、義卿強三入、人事如此、何更嗚々、吾前日絕三粒、欲三為三死而不三死之人、恨志薄執鬆、旋復就三食、今日便生而不三生之人耳、諸君有三情、亦當三為三僕一慟、

今來年之際、志士無三著三手処、子楫宜三及三此時、畜三妻育三子強健飲啖、是為三妙、非三戲言三也、

(又四郎・忠三郎) 福原・作問書、拜読、志気並妙、然今無三所用矣、宜三閉宜三秘、作問書体蕪穢、使三歐陽公見三之、必難三之、慎々之々、

(原本は以下欄外)

次三江幡韻一

愛三死亦男兒、出三師不三待三時、請觀引三聖者、到底何能為、愛好也、與三原作無答小瘡如何、自愛々々、愛惜之意三不三同、

実甫三百婦來、無三緊要話、徒投三謎語數言三而已、厚意過當、勿三再々々、

大氏僕之行事、明々易見、勿三生三多少議論、々々不三容三已、則公等從橫無三有三不可、僕已為三死人三矣、不三復與三生人三弁三也、宜三課三題村塾、各作三吉田矩方論一篇、以縱三罵詈、豈不三快三于公等三乎、

(東京市楫取三郎氏藏 校合濟園)

(感傷之言) (安政六年三月 松陰在野山獄)

吾之求三死、非三當好三異也、初詔書之降、固期以三死勤三事、今不三能三死、是為三負三心、一也天皇憂勤何如、而防長無三一人死、今不三能三死、是為三負三吾公三也、去年之事、寔建延以來大機會、而天下不三能三乘、則今後三三三四年、無三可三復見三者、今不三能三死、是為三負三朝廷三也、抱三此三負、快々居三世、生不三如三久矣、况政府諸公、從前喋々者、今則默々、村塾諸友、平時炎々者、今則寂々、尊攘事止、公駕東行、漠然不三顧、曾不三能三棄三官辭三祿、傲三古人所三為、其如三国脉三何、平時無三直諫、臨三戰無三先登、是治乱同不三濟矣、一念至此、但有三感傷悲愁三而已、

(神戸市福本義亮氏藏 校合濟園)

(記三久坂玄機上書事) (安政六年春 獄中)

清狂挽三玄機、讀書医三國平生志、決戰攘夷絕命文、二句真可三泣、聞玄機瀕三死上書、家失三其稿、(中村)道太云、當三存三相模營庫、相營今已徹、果婦三何局、願推三究其所三在、使三玄瑞抄藏三焉、亦賢者之用心也、

贈三家兄梅太郎一

赤川翁著、筐草之外、思三猶有三幾數種、久保翁想當三詳三之、弟本欲三略三述翁官途轉遷生歿歲月、置三其著書後、以資三

後考、願以事實久保翁、且借致其所藏、幸甚、

(右二篇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園)

(記富永有隣事) (安政六年春夏 野山獄中)

(前缺) 右其原爲親戚所陷、投諸野山獄、余已入獄深相親善、意深憐之、余已脫獄、與父兄友生謀、引主諸村塾、已一年衆交不服、訖至于今日、相讎敵視、諸譚論曰、義卿不知人也、有隣不知義(以下缺)
*(右は富永有隣を指して居る様である)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園)

詩歌

(題宮部增實笈) (嘉永四年十二月 東北遊途次)

北渡窮蝦蟇、南汎踏琉球、男兒平生志、好與此君謀、

(熊本市宮部增信氏藏 寫本校合濟園)

吉田矩方

(無題) (嘉永五年四月一日 二荒山旅行中)

江海波浪漫浩淼、遊歷周歲事何了、一朝失策索然還、知己天涯夢空遶、君亦遠遊不能久、堂上劉老勞心惰、憶得晃山百声鶻、果為吾輩卜歸兆、嗚呼人間得失何須問、男子須要卓立塵俗表、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園)

謝佐佐淳二贈前田公肖像詩、并序 (嘉永六年十一月、幽囚錄附錄參照)

前田公曾有過、爲織田右府所斥黜、公深自奮勵、桶狹之役、潛匿從軍、力鬪殲敵而歸、右府大悅、免其罪、時公年二十一矣、佐々君淳二藏公肖像、朝夕愛玩、手不暫釋、及吾將去、斷然割愛、以見贈吾、展觀之、公在馬上、鞍傍繩約四級、肩上槍貫一級、身與馬皆被重創、鮮血淋漓、君笑指曰、是非前田公歸自桶狹者乎、噫君之斷然割愛、口雖不言、吾有深察其意者也、吾向以狂疎得罪、今國家多故、如桶狹之事、亦不待他求、而吾齒長於公已三歲矣、豈可不知耻哉、領君厚意、不知所謝、徒俛首而已、然裹屍之日、誓不愧公像也、誓不負君意也、因作詩言公事、以贈君曰、

吉田寅二郎矩方拜

(熊本市佐々亮雄氏藏 校合濟園)

又

有二騎士、鞍傍繩約三級、肩上槍貫二級、身與馬皆被重創、鮮血淋漓、非是前田公還自桶峽者乎、公曾有過、為織田右府所黜斥、公深自奮勵、桶峽之役、私從軍、力鬪殲敵而還、右府大悅、免其前罪、遂擢為赤纒騎、時公年十八矣、肥後人佐佐淳二氣義人也、吾遊于肥、相得歡甚、及吾將去、笑出此圖、以贈吾曰、君豈有意于此乎、噫吾向以狂疎得罪、今國家多事、如桶峽之事、不待他求、而吾齒長於公已六歲、君之以是為贈、其教吾深矣、吾何以報之哉、然襄尸之日、不敢愧公像也、不敢負君意也、因作詩道公事、以報君曰、

知耻士所重、償過豈憚艱、累々四五級、容易難得還、滿身十餘創、鮮血濃未乾、友生有深意、寅也銘諸肝、

右謝佐佐淳二贈前田公肖像詩、并序、△

以功償過、古之烈士也、以罪重過、世之迂夫也、時無古今、而才有高下、一成一敗、功罪懸殊、觀於吾與公、可以見也、今囚在岸獄、欲見淳二言舊、而不可得、復對此圖、慨然久之、乙卯三月、余已脫獄、河野子忠使人摸原圖、自獄中需余題、余乃書舉前文如右、

丙辰季夏

二十一回猛士誌

* (行間は裁市松陰神社藏真蹟による、尙同真蹟には、△のところに吉田矩方稱あり、*のところに矩方識あり、×以下はない)

(長府町桂彌一氏藏 校合濟園)

(子路像贊) 像林道一所贈 (安政二年月日不明)

升堂推先、千乘惟權、陵暴知非、委質是賢、折獄言簡、結纓禮全、惡言不耳、仲尼賴焉、

(參考 像の款識左の通り、野山獄文稿與三林藤橋一書參照)

大日本安政二季歲次乙卯夏五月晦日、於周防遠浦妙圓寺北檐、為松陰雅契、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園)

步中村道太韻寄似 (安政二年)

鞠躬斃而已、不復知其他、昔人已如是、今君意如何、少壯又幾時、吾鼓我缶歌、梅霖遂未止、四檐声滂沱、

鞠躬作蹇々如何、昔人已、不如下作昔人亦一之自信厚、宛然古調、(小田村評)(原本上欄)

夏夜散步 課題得風字 (同年)

驟雨初收凉氣通、追涼柳外斷橋東、吟人齒趣何所處、船笛參差蘋末風、情懷坦夷、故能為此等之詩、因知繫獄之苦不足煩其素也、(小田村評)(原本上欄)

(東京市榊取三郎氏所藏に、右の二詩と挽前參政村田翁の詩と一紙に書いた松陰の草稿があつて、三首に對する小田村彝堂の總評が左の通りである)

全篇渾厚、直陶瀟胸懷、與世之襲踏模蝕、華麗、有迴夏別、使吾兄區々肆力此小技者、固天下之不幸、雖然、於吾黨增光者、不_レ得_レ不_レ須_レ此等之作、伏望長篇大作之續出耳、

彝堂哲妄批

(東京市榊取三郎氏藏 校合濟)

寄吉村明卿在藍島 (安政四年)

君流絕海我孤囚、相思山河阻且脩、却是鴻鯉如_レ有意、乘風先報瀟城秋、

(神戸市福本義亮氏藏 校合濟)

使_レ知心友_レ為_レ此圖_レ題以_レ短古

(恐是引語、當別有、
題詞殘闕不明)

松陰築_レ囚室、坐對_レ護國山、山頭吐_レ皓月、月華射_レ松關、中有_レ隱逸士、木石同_レ其頑、時事口_レ三緘、對_レ人眼常_レ眠、辯不_レ師_レ蘇張、巧不_レ傲_レ輪般、且慕_レ簞瓢趣、曲_レ肱夢亦_レ間、夢裡忽逢_レ月、月唯解_レ吾顏、

(山口市櫻圃寺内文庫藏 校合濟)

送佐世君歸郷 (安政四年十一月)

十日與_レ君談、今日送_レ君歸、君武元_レ魁々、亦足_レ助_レ國威、干城不_レ自_レ慊、文海拾_レ珠璣、八方肅_レ冬景、萬山多_レ落暉、南海有_レ君在、不_レ必嘆_レ式微、往矣_レ莘渭徒、勿_レ徒歌_レ采薇、

(萩市前原彦八氏藏 校合濟)

寄佐世岡部二君

久當_レ聖賢門、進退勿_レ躊躇、古今人所_レ患、嘗是子夏癩、非_レ決_レ胸中戰、無_レ謀_レ復得_レ腴、市井違_レ仁義、亦非_レ遠道途、出則商賈侶、入誠夫子徒、餓鬼與_レ成佛、左右在_レ此圖、諸君勿_レ受_レ給、岐路多_レ田夫、

(萩市前原彦八氏藏 校合濟)

贈讀書人

萬卷森_レ胸間、為_レ是千歲、男兒非_レ蟬蛻、心存_レ萬世慮、勿_レ傲_レ迂腐徒、論衡為_レ談助、

(萩市菊屋孫輔氏藏 校合濟)

(無題) (未定稿か)

諸君宿志各有報、不_レ妨年華累為_レ空、 堅氷漸泮春意動、 習坎乃知_レ有_二亨通_一、

新年簡_二清太_一 (安政五年頃か)

聞子新年罹_二小疴_一、不_レ看三日所_レ思多、幾時刮_レ目窺_二高業_一、 且寄_二吾家擊壤歌_一、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園)

(時事に關する狂歌) (安政六年春)

きしもそろく尾_レ出る、かつらはなま、ほとふらん、みちと貞_レて長崎へ、くるせら花のさくらさりぬり

(題は吉田庫三氏の命ずる所、 歌は土毅_小田桂_小五道_小太村_小來原_小良藏_小等を諷したるものか)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園)

高須未亡人は數く_レの_{ひさし}茂_をのかさりし跡_レ之而

矩方

清らかな夏木_②農かけまやそろへや人巻いふらん花は迷ふと

未亡人の贈られし發句乃脇とて

懸香乃かをそらひたき我も哉やまきてそある軒乃風蘭

同じく

一ト筋に風の中行螢をあやせりま薰る池_②農荷の葉

矩方

高須うしのせん_①とありて汗ぬき茂送られまは (安政六年五月)

箱根山越をとき汗_レ出やせん君茂思ひてぬき清めてん

高須うしに申上るとて

松陰

一聲をいりて忘まん郭公

木々大人心ありやて佳節にも杜康比家_レ過られされハ屈原の事なと思つゝ々々

我ひとり醒たる人の心しハ昔も今も床しかりたる

(右六首東京市高洲太助氏藏 校合濟園)

(述懐) (年月不明)

骨茂粉よし身茂碎つゝ大君耳丹心茂捧てしるゑ

矩方

(東京市藤田政輔氏藏 校合濟慶)

十月廿七日呼出の聲をきゝて

矩之

此程は思定めし出立ハ々ふきくま曾嬉しりりなる

(松陰の絶筆である、署名矩之は、憚つて、故らに變へたものか、第四句の中程に、が打つてあるのは、文字の不足を認めての符號であらう)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慶)

(辭世) (安政六年十月廿七日口吟)

身ハたとひ武藏の野邊に朽ぬとも留置まし大和魂

吾今爲レ國死、死不レ負ニ君親、悠々天地事、鑑照在ニ明神、

(飯田・尾寺報告書には、歌の終を大和言の葉にしてある、又詩の最後の句は感賞在ニ明神となつて居る、鮎澤の筆記も同様である、いづれも聞きて書取つたものだから、必ずしも正しいと云へない、矢張り留魂録に、「天地神明照鑑上ニアリ」などの語から推して、松陰先生遺著の鑑照在ニ明神の方が適當であらう)

(飯田尾寺二氏連名報告書、鮎澤伊太夫遺書、留魂録及吉田庫三編松陰先生遺著に據る)

欄外書

解題并凡例

- 一、欄外書は、松陰讀書の際、其欄外行間などに感想批評を書入れたる語を集録したもので、これに一種の詩文拾遺と見るべきものもある、
- 一、記入した所の書は、その著作の時代によりて順序を立てた、
- 一、欄外書の意義は、これに對する本文を知りて、始て明知せられるものであるが、その本文を詳にこゝに擧ぐることは紙數が多くなるので、許さぬ事情があるから、今はその本文の一部を擧げて置き、詳細の事はそれ〴〵の本書に就いて参照せられむことを讀者に望む、
- 一、欄外書の文は、特記せるもの以外は上の界線に詰めて掲記し、それに対する本文の個所は、其都度、その前に一字分低く記することにした、

(委員 安藤紀一)

欄外書目次

孟子……………五七七

東萊博議……………五七七

靖獻遺言 顏真卿文天祥……………五六二

日本外史 毛利織田
豐臣德川……………五六五

自著要駕策……………五九一

邊備摘案……………五九二

欄外書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上，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此章固全部造端托始之深意，而尤全篇論王政之根本，故可以貫全部，尤可以貫全篇矣。

賢者亦樂此乎。

梁惠王，其辭遜，齊宣王，其辭誇，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事，見下篇。

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民欲與之偕亡。

桀爲瑤宮瑤臺，殫民財，案前章，上言上好利下效之，下獨言下親戴已，而上行仁義之意，存於言外，此章，亦同文法，上言臺池鳥獸民歡樂之，而下獨言民怨之，瑤宮瑤臺，亦存於言外。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勿疑，即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豫見也，同工夫。

同注，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

王者之兵，以救民爲主，然報怨亦臣子之所不可忘也，若曰民便之則雖失吾土地可也。

非臣子之道也，吾謂惠王未可輕，特不得所以報怨之方耳。

孟子見梁襄王一章注，蘇氏曰，能一天下者，皆以不嗜殺人致之，云云。

蘇氏之說，與史記評林所引孟荀列傳，蘇子古史中一段，大意同，而文稍有異。

牽牛章

景公探爵鬻，穀弱，故反之，晏子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說苑 貴德案，與此章同意。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好貨，好色。

宣王之不足有爲，觀三有疾之語，可以見矣，大氏設詞拒教，但恐其無說，初無心以身行之，不獨此章也。

大王屬其耆老而告之章。

唐德宗在奉天，爲朱泚所困，召卿相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群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雖困危，而銳氣不衰。

魯平公將出章。

孟子說梁惠襄齊宣鄒穆滕文二者至矣，而莫能行之，亦皆天也，此章以結通篇，寓無限之嘆，然君子於此處，不愧不沮，所謂先仁義而後利，乃平日存養之要，不獨治國之道爲然也。

以齊王，由反手也云云。

此章把柄，全在行仁政三字，然亦虛，其實宜於下章求之。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云云。

按，昔人於善言二字，擔憂，然善爲說辭，善言德行，自別，本注已明，朱注，三子善言德行，吾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云云。

按，唯知，故學不厭，唯仁，故教不倦，朱注，添自明及物四字，便迂了。

所願則學孔子也。

遙應前章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句。

曰敢問其所異云云。

以下與上姑舍是意，暗相映發，有姿態。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意敖。

兩及是時，使人慨然不止，噫國家閒暇，又幾時乎，乙卯四月念七夜。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孟子意，子苟欲留吾行，則宜諫齊王使其如穆公於子思，果然，吾固欣然而留矣，不然，吾

豈泄申之徒、而待子在三王側、而自安者哉、

王庶幾改之、

改、即前章過則改之之改、恐指燕王事、是尤不改與兵構怨之習也、

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是王之所欲也、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是王之
所為也、是而不改、何能保民而王哉、然則孟子望改於王、豈有他哉、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

小丈夫暗指尹士、尹士雖非真有一此事、然其不悅于孟子、非欲孟子如斯哉、

去國不潔其名、交絕不出惡聲、是君子之心也、

孟子去齊居休章、

孟子為卿於齊、見于前章、辭三十萬、註、為前日為卿嘗辭三十萬之祿、是蓋一受而又辭也、又前章
注、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是未為臣與、此云不受、初未受與、當考、

滕文公篇滕定公薨章、

三代所共、乃先君莫之行、何也、曰、今論事、直引烈祖故事、俗吏驚以為非先例、古今一轍、
宜哉為先君莫之行也、

滕文公問為國章注、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嘗曰、仁政必自經界

始、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田為辭、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
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
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
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蓄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
行、

此論大獲吾心、恨不下與橫渠先生同時而生、又恨身囚于圓牆、有志亦不遂矣、

滕文公上篇

此篇論王政詳矣、王政以孝親為先、孝親以慎終為要、篇首以滕定薨起、篇末以論墨葬
終、是全篇要領、

志士不忘在溝壑、

在溝壑、言餓死耳、與老弱轉乎溝壑同、不必說無棺槨、

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以且字轉、末語、簡而有力量、振搖全篇、

景春曰云云、

是稱公孫衍張儀、而歎動孟子也、

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
 吾以狂暴獲罪、至于不可祭、而不以仕爲急、重狂以狂、人皆尤之、然已則有取焉、
 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陳相負耒耜而之、蓋當時有此禮、
 戴盈之曰云云、

余以齊宣王欲短喪、王子請數月之喪之論、擴此章之義、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

一篇把柄在此一句、此上是虛論、此是效驗、

仲尼不爲已甚、

仲尼所爲、未嘗已甚、不知者、以爲甚、孟子弁之、

君子深造之以道云云、安則資之深、

而深字意同、與原字、皆就水而言、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約自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真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才有頭緒、便見簡約、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云云、

左襄十四年、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注、佗與差爲孫氏、遂
 公、公孫丁御公、子魚也、日、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耳、射兩鞬而還、云々、按、

據此、則是孫文子逐衛獻公時事、而非鄭侵衛、又尹公學射於庾公、非庾公學於尹公、公孫
 丁、非子濯孺子、豈別各一事歟、當攷、

舜人也、我亦人也、

舜人也、我人也、云々、此便是知耻、知耻則進學安得不勇、

父母使舜完廩云云、

蘇子古史曰、孟子曰、堯將舉舜、妻以二女、瞽叟猶欲殺舜、余考之書、豈有不順父母而能
 治之下者哉、四岳薦舜曰、烝々又不格姦、益稱舜曰、夔々齊栗、瞽叟亦允若、有頑父罔母傲
 弟、而能和之、不使其親、唯至仁能之、此堯所以用舜而不疑也、豈其已用而欲殺之哉、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讀此章、則天道鬼神之說著矣、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重也之下、疑當有如下此故聞伊尹之風者懦夫有立志之句、上節懦夫五字可削、是吾師象山在

江戶獄之所發明、今按、下節薄夫敦、亦於伊尹事尤爲切、
伯夷聖之清者也、云云、

聖、只是做至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案、此聖、與下節智聖之聖一般、顏子
則知中處而力未至、三子力有餘、而不知中處、

學者亦必志於毅、

言學以聖人爲期、而後不負其爲性善、

苟爲不熟、不如羹糝、

言人性本善、不熟則不如禽獸也、

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人皆可爲堯舜、不聞人皆可爲烏獲也、言辭小失、

華周杞梁、

杞梁華周戰死於莒、事見說苑立節、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周獨不與焉、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是春秋之五伯、非三代之五伯也、

君子所過者化、云云、豈曰小補之哉、

一語反繳驢虞之意、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天下才、天下奇才、

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李懷光將反、其子璠密言之於上、宗德及懷光死、璠先刃其弟、乃自殺、胡云、楚令尹子南之子與

李璠者、皆處君臣父子大倫之變、以死繼之、可哀也已○事在通鑑唐紀四十八、此事與此章類

案、錄以備考○楚令尹子南以罪誅、其子棄疾以不忍弃父事讐而死、襄廿二年傳

(萩市松陰神社藏 校合濟)

(欄外行間等の
細字は松陰の
書である)

丑、獨知管
晏、而孟子
乃願學孔子
子、全篇一

孟子

公孫丑章句上 如梁惠王、通上下篇爲二篇文字、此篇、則上篇自是一篇、

不現霸字、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
按、是所願學孔子也、朱曰不復有聖賢之事、
矣、或問平會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

賓一主、此章子路文、章諸聖賢、皆輔介從、觀、如、是、乃明、而全篇

過接法
以孟子
比孟賈、

賢、曾西翫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說殷長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上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鐵基、不如待時、同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嘗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一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三改辟矣、民不三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朱曰是言其時之易也、又曰異於商之賢聖繼作紂之猶有善政、此時二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朱云、此承上章又設問、猶言當路、即言行仁政、丑以霸期、孟以王居、善氣知言服本、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賈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以三黜舍、比三會夏、古文有三消稽如是者、
(以下書人なし)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將言浩然之氣、先引數人爲虛聲、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荻市松陰神社藏 校合濟)

東萊博議

(用兵)

彼常勞而我常逸、云云、

兵志曰、爲不可勝、以待可勝、蓋誠包三動靜、貫健貞者也、東萊之論、特得半而遺半、

(息侯伐衛)

評註 責下息侯不安於小國之常、疑鄭陵已、先加兵於鄭、自取喪師之辱、

墮天下之力者、非此論乎、合下隨叛楚論而觀之、可見矣、伯恭居南宋爲此論、道學先生之無益有害、一至于此乎、

(羽父弒隱公)

評註 謂隱公之弒、可以勉天下爲義之心、隱公遜國于其弟、甚義舉也、貪戀數年、去位不

亟、遂蹈弒奪之禍、非爲義而得禍、乃爲義不盡而得禍也、

(臧哀伯諫鄒

隱公優柔，不_レ斷_レ誅_レ羽父以取_レ禍耳，非_レ爲_レ義不_レ盡，東坡論已先得_レ吾心_レ矣，蕭何韓信之徒，高祖視_レ之則爲_レ忠，項羽視_レ之則爲_レ賊，是則不_レ然，

杜欽谷永之徒，王鳳視_レ之則爲_レ忠，漢室視_レ之則爲_レ賊，

是則誠然，

爲_レ天守_レ名分者君也，輿地廣輪之博，版籍生齒之繁，甲兵卒乘之雄，皆君之有，獨名分者非_レ君之有_レ也，

(王陽_レ魏公晉

輿地版籍甲兵亦非_レ私有_レ也，

(楚文王寵_レ申

評註 楚文王明知_レ申侯專_レ利不_レ厭，而猶寵_レ愛_レ之，

楚文、唐玄、及信長用_レ光秀、皆自知_レ其惡_レ矣，世之恃_レ聰明_レ伐_レ智力_レ者，往々罹_レ此禍、不_レ可_レ不_レ戒也、

(齊威公辭_レ鄒

評註 人之爲_レ善、無_レ待_レ於外、今管仲諫_レ齊威勿_レ受_レ太子華、而以_レ史冊記載_レ爲_レ言、是有_レ待_レ於外、然後不_レ敢爲_レ不善_レ也、何其不_レ知_レ本耶、

亦刻論、

噫爲_レ善果待_レ於外、使_レ自古無_レ史官_レ諸侯無_レ史籍、將放_レ意而不_レ復爲_レ善邪、

(相術)

先王知_レ其如是、故國必有_レ史、史必有_レ籍、

幸而威公以_レ好_レ名之心_レ易_レ好_レ利之心、僅從_レ管仲之諫、若威公好_レ利之心勝、則仲之說窮矣、仁義未_レ嘗不_レ爲_レ利也、仲之說何窮_レ之有、

荀卿之於_レ相術、將_レ以排_レ之適以助_レ之、非相之篇、吾恐未_レ免_レ爲_レ是相之篇_レ也、世如_レ是者甚多、豈獨非相哉、

(晉侯朝_レ王伐

評註 晉襄因_レ討_レ衛侯之不_レ朝_レ已、而乃始朝_レ王、豈真知_レ尊_レ君者哉、

春秋諸侯朝_レ王者寡矣、已朝_レ王矣、又以_レ刻論_レ貶_レ之、哀哉、

(宋濤意諸

主意 蕩意諸之死_レ節、無_レ可_レ議者、然吾將_レ假_レ意諸之事_レ以爲_レ吾身之戒、所_レ以極_レ論其短_レ而

不_レ少恕_レ焉、云云、

反覆回護、亦遂不_レ免_レ深文苛論、 毘中有_レ針、

不_レ追_レ議此_レ而惟意諸之是責、云云、

此義、從_レ韓張傳後叙_レ得來、

(楚范山請圖_レ北方)

問_レ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甲是乙非、迄無_レ定說、云云、

通篇空論無_レ可_レ取、是獨實理、可_レ□ (一字不明)

名不_レ可_レ以_レ幸取_レ也、

(文之無畏)

趙宋時、求如下文之無畏者而不得、何更追咎楚人、

居甚易之地、而坐得至難之名、云云、

酷吏如此者多、

人既以直期之、亦必以直使之、

果能以直應之、何不可之有、

無畏始則曰、敢愛死以亂官、今則曰、我則必死、始一何壯、今一何怯邪、

申舟受命不辭、及宋致死、何咎其怯、

防風氏身橫九畝、不能免於會稽之誅、云云、議者勿謂狄無其人、

淺論無可取、適足墮人勇弱中人力、獨一結深淵、

正王之世、

即匡王、蓋避藝祖之諱、

雖欲自奮、其道何由、

八字、極害于道、

我實清淵、人以我爲汗、渠於我何損、云云、

烈士安樂聞此莊禪之餘談乎、

(周公王孫蘇
談於晉)

(長狄)

(狼獾死秦師)

(陽處父)

陽處父之剛、盡發之於外、而中無所留、云云、

吾輩頂門一針、

嗚呼、行父尙記文仲之教乎、云云、

誅姦雄于既死、

劍楯戈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

戰未必爲禍、而和足以爲滅、

一夫而抗強敵、一言而排大難、此衆人之所喜、而識者之所憂也、云云、喜在今日、而憂在

他日、問鼎大變也、王孫滿持辯口以禦之、所以楚子退聽者、亦幸焉耳、周人遂以爲異日復

有跳梁畿甸者、政煩一辯士足矣、是狃寇難爲常、而真以三寸舌爲可恃也、

句々言々、切當今日光景、誦之毛髮森立、

問其治國則先文華、而後德政、問其禦寇則先辯說、而後甲兵、問其交際隣邦則先酬

對而後信義、

豈獨列國如此、後世皆然、

一旦秦兵東出、辯不能屈、云云、故曰、王孫滿却楚之功、不足償其忘周之罪、

誦至此、如一枚在口、默然良久、

(楚圍轅)

(楚子問鼎)

王孫滿妙年奇才、其功不可沒、唯周家時勢、實如所論、東萊有意作之、余有意讀之、萬古同慨、味者不與焉、

箴尹知有君、而不知有己、知就義、而不知就生、云云、若借箴尹一身之死、以塞萬世謀利計功者之口、身雖沒而道則彰矣、

奇警、

吾嘗聞孔顏之樂矣、云云、

以道學本旨爲結實、所以結諸篇也、

(萩市松陰神社藏 校合濟)

(楚鑑尹克黃)

(公孫歸父言
揚樂)

靖獻遺言

卷四三丁

肅宗即位ノ條ニ、宋ノ黃庭堅ガ書ニ磨崖碑後ノ詩ヲ書入レタシ、其詩曰、春風吹レ雨著ニ浯溪、扶藜上讀中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ニ髮如絲、明皇不レ作包桑計、顛倒四海ニ由祿兒、九廟不

守乘輿西、萬官已作烏擇棲、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事有至難天幸爾、上皇踟躕還京師、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願指揮、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瑤詞、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爲沈前朝悲、是宋名家詩選ニ載スル所ニシテ古文眞寶ニハ已作ヲ作奔竄世上ヲ後世ニ作ル、

同卷終

文天祥ノ過本原作ヲ附録シタシ、今宋名家詩選ニ就テ録ス、

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江以北無堅城、公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夏盟、賊聞失色分兵還、不敢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將西狩、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若論牽制公威靈、哀哉常山慘鉤舌、心歸朝廷氣不懾、崎嶇坎坷不得志、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歸何處、茫茫煙草中原土、公死於今六百年、忠精赫々雷當天、此篇余曾テ略譜記ス、今選ノ載スル所ヲ見ルニ、數字ノ異同アリ、然ル、只選本ノ儘ニ録シ置ナリ、甲寅十二月廿九日記、又案スルニ、寅譜記スル所、大江作大河似是、

卷五三丁裏第四行